



龍蛇日記
坤

116
4081
2

二



伊
4081
卷 2-2

龍蛇日記下

樂樓書齋

壺山宋厚載寧仲甫輯著

壬辰八月義兵將趙憲僧靈圭擊錦山賊不克死之

憲既復清州遂引兵勤王行至溫陽聞錦賊將侵軼兩湖
巡察遣人請憲議討錦賊幟佐亦言彊場盡為賊藪只兩
湖不中兵意者天其默佑我以關中興乎今棄而西上
是無兩湖必先剪錦賊以絕議復然後北向勤王未晚也
憲從之乃還公州與巡察意又相迂蓋起兵之初憲移
書責其擁兵自衛無意勤王巡察噉之至是文移列邑
凡應募在憲麾下者囚係其父母妻子且下令官軍不相
應援麾下兵既集而復散只有七百義士願從憲死生

者而已憲將移兵內錦溪靈圭輩苦爭以為賊之據靈圭
者皆其精銳數亦數萬奈何以命合衆當之憲
泣曰君父安在王辱臣死敢言利鈍遂鼓行而進
靈圭曰不可使趙公獨死乃與所部數百僧軍合陣俱發
二十七日至錦山先是憲與湖用巡察權慄約以是日
齊舉夾攻慄馳書改期未到而憲已入錦山拒郡十里止
陣以待南師賊詞知無後繼潛兵絕後分衆為三迭出薄
之憲令軍中曰今日只有一死進退無愧義字士皆唯
命遂擊賊良久賊三進三北而憲軍已矢盡賊遂闖入帳
下左右請逃憲笑曰大丈夫死耳不可苟活遂援袍督

戰並急士卒皆張空拳相搏殺而無一人離次者卒
與憲皆死靈圭亦同死賊死亦相當收餘兵還陣哭
聲連陣運其屍三日猶不盡乃積而焚之由是賊勢
遂挫不久遂與茂朱等賊撤兵而遁則憲雖敗死而
湖西南之得全憲有其功哉翌日憲弟範潛入戰口
收憲屍憲死於旗下將卒皆環側而死憲四日而殯
顏色如生張目折髻不覺其死已久矣賊退之後門
生輩收七百屍作一大塚表之為七百義士塚云其
同死者之表著者叅奉趙先輪孝友有節縶初募鄉
兵數百終始叅謀奉事任廷式樸直有武才以

在外見憲危急策馬突擊而死士人李礪故相譯之
孫有學行金節從戰多功萬戶邊繼溫陽縣監楊應
春奉事郭自防武人金獻金仁男李養立鄭元福姜
仁恕朴鳳瑞金希哲李仁賢黃三讓朴春年韓琦朴
贊皆以褊裨血戰而死士人朴士振金善復卜應吉
申慶一徐應時尹汝翼金毅遠朴渾趙敬男高明遠
姜夢祖皆以門人從軍而死憲子完基狀貌魁衛性
度邁倫及軍敗故萃其冠服斬以代死賊認為主張
取斫其屍初上聞憲起兵教書拜奉常僉正憲未及
見而敗至是事聞命贈憲吏曹叅判錄其子完堵為

恭陵叅奉月廩其家趙光輪贈執義宣孫并用

八月海南縣監邊應并擊錦山賊死之

應并初與憲約共攻錦山既而官軍皆後期間憲敗
死歎曰奈何與義士約而背之不俱死乎即提兵獨
進至城下格鬪而死宣

八月全羅監司權慄令各邑調發勤王兵孫

八月慶尚左兵使朴晉園慶州大敗

晉與諸將會于安康以軍官權應銖判官朴毅長為
先鋒率十六邑兵萬餘名夜行四十餘里平明薄慶
州募壯士焚城外人家大軍圍而攻之賊兵自河東

不意突進襲軍後諸軍驚潰賊乘勝

殺

傾尸相枕

西川盡赤慶州永川奮義之士皆死蓋前一日彥陽賊偵候我軍來藏深谷而我軍不覺故以致債敗孤

八月助防將李由義京畿助防將洪季男忠清兵使申益協等攻竹山賊由義軍大敗

李由義領軍至稷山京畿助防將洪季男將攻竹山賊與由義及忠清兵使申益協相約乘夜進軍舉火為號由義軍先到竹山城外五里京湖兵未知賊已先知密發奇兵前後掩殺我軍大潰死者相枕於道

孤

八月永同縣監韓明胤起兵討賊

忠清道永同士子等募聚鄉兵推本縣倅韓明胤為盟主移檄三南

孤

八月江原賊犯寧海府使韓孝純擊却之

孝純與長鬚督縣監李守一等約束討賊賊自江原來欲屯合於東邊犯寧海孝純使軍官張宜等設伏邀擊賊乃退去

孤

八月慶尚右監司金誠一渡江入左道

八月復以韓孝純為左監司金誠一還按右道初誠一之將入左道也右道士子等遮道請留復相

聚封既請留于朝上許之使之還按右道以討捕使
韓孝純為左監司時道路阻絕使命皆由間道大路
無人孝純按節之後常著紫袍鳴囉角盛威儀以出
入各邑屯據之賊登城指望然畧無怖色自此道路
始通人見其行色以為復覩漢官威儀誠一九月初
復還右道孤

九月李舜臣等進兵至釜山而還

初一日舜臣與李億祺元均助防將丁傑等相議曰
釜山為賊根本蕩覆其巢穴則賊膽可破遂與進至
釜山則賊累敗之餘畏威不敢出唯登高放丸而已

舜臣等撞破空船百餘隻還是役也鹿島萬戶鄭運

中丸死忠

九月倭賊長政圍延安招捕使李廷菴擊却之上之
西巡命廷菴與弟廷巖留守開城及臨津師潰廷菴
擇形便為分守計八月二十二日至延安府中豪傑
宋德潤趙光庭等聚徒百餘迎曰公有舊恩在本土
乞留活我廷菴即入城募得五百餘人自輸八近地
錢穀設斥候烽燧伏兵要害孤二十八日賊酋甲斐
豐臣長政劫掠載信諸郡攻陷海州以兵三千餘人
其江陰之賊悉銳而來城中色駭白多言招捕非受

命守城宜避此銳鋒以圖後舉廷黻泣諭曰余以經
幄老臣不能執羈勒從行令承王世子招捕之命宜
乘一障效死安忍苟活且誘民八城賊至而棄之吾
豈忍為也遂下令曰不歆同死者任其出走使奴僕
積草持炬以待曰賊若登城余當坐此汝即焚之毋
令賊手污我從事官禹俊民出而約束誓一心於是
軍中感憤齊呼曰大將判死命我輩何用生為宣日
既具賊進圍白有一將負白旗乘白馬環城周視旗
忽為風所倒廷黻指示曰此賊敗兆也門將張應棋
發一矢洞膏殪之賊遂圍城晝夜進攻烏銃數千齊

放烟焰籠塞凡下如雨廷黻意色安閒令守陴者天
無輕發俟賊攀城發必申殺撤門扉樓檻縛草為炬
列鼎煮湯令老幼兒婦供役賊以草柴填塹而上則
擲炬以焚之賊長梯登城或負板以毀城碎以木石
注以沸湯無不殞斃賊起飛樓南山大板壁臨射城
中隨起土牆以障之宣又以大砲碎之賊撤廬舍填
塹鼓士陵蟻附而上廷黻知不可為乃坐積薪戒其
子濬曰城陷可自焚聞者感泣一力而齊致死如是
四日賊亦死傷過半白而賊丸亦盡唯叫噪而已城
中亦乘勝歡呼金鼓震地賊乃聚死尸焚之宣翌朝

解圍去即出兵追擊斬十八級棄牛馬九十餘匹軍
糧一百三十餘石白獻捷但言某日圍城某日解去
無他語朝廷皆言戰勝不易不伐功尤難賞加嘉善
宣為本道都巡察使白同守將士有功者張應棋趙
宗男趙瑞龍奉堯臣等賞職有差時隆景持重兵據
松京長政猖獗海濱南路且絕延安之戰海西十三
州復為我有二南勤王白由牙山江華渡龍崗達
行在奔問有路漕運無碍白○姜沆書中三十六將
中無所謂隆景者可恠
九月義兵將金沔鄭仁弘等攻星州不克奔還
星州賊既無茂溪玄風之援勢甚孤弱鄭仁弘與金

沔謀合勢進攻金俊民頗疑難而眾議皆以為可伐
遂進兵可坪近星州五里也諸軍咸集環布數十里
軍容甚盛以次而進圍迫城門進退馳突挺戰賊終
不出只以鐵丸備之終日如是而無陷城之具日暮
還陣期以明日再舉沔令裴楔設伏扶桑峴以備開
寧路楔唯唯而退語人曰我豈聽書生節制為渠伏
兵中路乎遂不往是夜開寧賊大來我軍不知朝日
方治攻城之機援賊不意突至圍抱城中賊亦開門
夾擊諸軍棄旗鼓遁潰金俊民在後且戰且退以捍
衛故軍多免死高靈假將孫承義中丸死射士射殺

解圍去即出兵追擊斬十八級棄牛馬九十餘匹軍
糧一百三十餘石白獻捷但言某日圍城某日解去
無他語朝廷皆言戰勝不易不伐功尤難賞加嘉善
宣為本道都巡察使白同守將士有功者張應棋趙
宗男趙瑞龍奉堯臣等賞職有差時隆景持重兵據
松京長政猖獗海濱南路阻絕延安之戰海西十三
州復為我有二南勤王之士由牙山江華渡龍崗達
行在奔問有路漕運白○姜沆書中三十六將
中無所謂隆景者可恠
九月義兵將金沔鄭等攻星州不克奔還
星州賊既無茂溪玄風之援勢甚孤弱鄭仁弘與金

沔謀合勢進攻金俊民頗疑難而議皆以為可伐
遂進兵可坪近星州五里也諸軍示環布數十里
軍容甚盛以次而進圍迫城門進退馳突抵戰賊終
不出只以鐵丸備之終日如是而無陷城之具日暮
還陣期以明日再舉沔令襄楔設伏扶桑峴以備開
寧路楔唯唯而退語人曰我豈聽書生節制為渠伏
兵中路乎遂不往是夜開寧賊大來我軍不知朝日
方治攻城之機援賊不意突至圍抱城中賊亦開門
夾擊諸軍棄旗鼓遁潰金俊民在後且戰且退以捍
衛故軍多免死高靈假將孫承義中丸死射士射殺

倭金鞍一將右巡察使金誠一拿致陝川義兵軍官
責其不稟命舉事之失而杖之孤

九月李應水起兵於南原

南原邑內駙健之人七十餘人聚謀討賊共推李應
水為將境內僧徒亦募以斗仁為將府使尹安性大
喜即資糧械入送茂朱應水並無統象才見賊潰還
後兩軍皆屬敵愾兵孤

八月以鄭澈為都體察使

澈乘舟向京湖夜望延安炮聲火震耀天地澈思
念城中人命涕泣不已初九日至長洲金沙寺阻風

留一旬又聞高敬命趙憲連敗死設奠痛哭遂北吟
四韻一首送從事鄭溧黃鵬求和去十日金山寺三
秋故國心夜潮噴爽氣歸雁有哀音虜在頻者鏡人
亡欲斷琴平生出師表臨難更長吟又作南征歌諭
以忠義孤

九月茂朱賊撤退于星州開寧

賊雖破趙憲等兵而死傷甚眾疑官軍繼至乘敵遂
捲退宣茂朱先焚巢撤兵盡歸錦山十六日錦山賊
出向沃川日夕還入翌日夜半遂撤向沃川回下星
州開寧孤人謂湖南復完憲等之功可比張睢陽云

倭金鞞一將右巡察使金誠一拿致陝川義兵軍官
責其不稟命舉事之失而杖之孤

九月李應水起兵於南原

南原邑內驍健之人七十餘人聚謀討賊共推李應
水為將境內僧徒亦募以斗仁為將府使尹安性大
喜即資糧械入送茂朱應水並無統象才見賊潰還
後兩軍皆屬敵愾兵孤

八月以鄭澈為都體察使

澈乘舟向京湖夜望延安炮聲火震耀天地澈思
念城中人命涕泣不已初九日至孤金沙寺阻風

留一旬又聞高敬命趙憲連敗死設奠痛哭遂北吟
四韻一首送從事鄭溧黃鵬求和去十日金山寺三
秋故國心夜潮噴爽氣歸雁有哀音虜在頻者鏡人
亡欲斷琴平生出師表臨難更長吟又作南征歌諭
以忠義孤

九月茂朱賊撤退于星州開寧

賊雖破趙憲等兵而死傷甚眾疑官軍繼至乘敵遂
捲退宣茂朱先焚巢撤兵盡歸錦山十六日錦山賊
出向沃川日夕還入翌日夜半遂撤向沃川回下星
州開寧孤人謂湖南復完憲等之功可比張睢陽云

宣按賊之由沃川時李舜臣在西海口金誠一守晉

內星開者可親州關要賊由金山八湖界還從來路退歸兩湖得免

淪陷國家賴此二道以濟軍興一時將士防守之功

亦居多矣宣

九月晉州牧使金時敏誘捕鎮海賊將小平太一云

平小

判尹金晬送行朝孤

九月皇朝遣遊擊沈惟敬使倭營而還

初祖承訓既敗賊逾驕投書于我軍祥西上行

朝震惧惟敬本浙民素習倭情石星假以遊擊之號

使來覘賊至順安先遣一家丁于倭營以皇旨責問

朝鮮有何虧負於日本日本如何擅興師旅行長見

書回報求面見議事惟敬即率三四人赴之行長等

盛陳兵威出會於城北山上行長言求封通貢事惟

敬謂行長等此乃天朝地方爾等可退屯以待天朝

後命行長出示地圖曰此明是朝鮮地惟敬曰常時

迎詔於此故有許多宮室雖是朝鮮地乃上國界不

可留此行長請待更報退去惟敬約以往還間五十

日為其間倭不得出平壤西十里朝鮮不得入平壤

十里乃立木為禁標而還宣○惟敬自平壤出來以

宣按賊之由沃川時李舜臣在西海口金誠一字晉

向星開者可親州關要賊由金山八湖界還從來路退歸兩湖得免

淪陷國家賴此二道以濟軍興一時將士防守之功

亦居多矣宣

九月晋州牧使金時敏誘捕鎮海賊將小平太一云

太

判尹金晬送行朝孤

九月皇朝遣遊擊沈惟敬使倭營而還

初祖承訓既敗賊逾驕投書于我言將西上行

朝震惧惟敬本浙民素習倭情石星假以遊擊之號

使來覘賊至慎安先遣一家丁于倭營以皇旨責問

朝鮮有何虧負於日本日本如何擅興師旅行長見

書回報求面見議事惟敬即率三四人赴之行長等

盛陳兵威出會於城北山上行長言求封通貢事惟

敬謂行長等此乃天朝地方爾等可退屯以待天朝

後命行長出示地圖曰此明是朝鮮地惟敬曰常時

迎詔於此故有許多宮室雖是朝鮮地乃上國界不

可留此行長請待更報退去惟敬約以往還間五十

日為其間倭不得出平壤西十里朝鮮不得入平壤

十里乃立木為禁標而還宣○惟敬自平壤出來以

本通好日本因致變亂事問于譯官陳孝男孝男答曰本國與日本開市時問或往來而百餘年間不通使价頃聞日本加鍊兵要犯天朝以此差人以交隣為名往日本捺得事情前日奏聞亦陳之矣自後永相斥絕不相通曰此搆怨耳惟敬留伴僮五人於城中以為開月初五六間當再入城云又即移書于宋侍郎催兵馬過江曰運遼地糧糶駐札於平壤以為後計又謂孝男曰我與倭將講論多說行長欲見國王我以道理拒之行長曰老爺言有理我曰大夫夫不食言五十日內送家丁我亦繼來不相負約平

壤還我之事何以為之行長即出示地圖曰朝鮮八道平安居其一何以平壤為天朝地方我曰本是天朝地方故詔使之來國王迎于此行長曰雖非天朝地方業已講定平壤以西即還老爺以大同江為界第未知何兵以守之我曰我自守之行長曰老爺言是不可使朝鮮兵守之我當待老爺兵來還歸京城我曰倭將在咸鏡者擄得兩王子云今何不還之被擄之人亦並放還各處倭兵盡為回去行長曰闕白差我平安道平壤則我可主張他道則我不得管且曰今與老爺同往闕白處如何我曰朝廷差我只令

本通好日本因致變亂事問于譯官陳孝男孝男答曰本國與日本開市時或往來而百餘年間不通使价頃聞日本裝船鍊兵要犯天朝以此差人以交隣為名往日本亦得事情前日奏聞亦陳之矣自後永相斥絕不相入曰此搆怨耳惟敬留伴僮五人於城中以為開月初五六間當再入城云又即移書于宋侍郎催兵馬過江曰運遼地糧糶駐札於平壤以為後計又謂孝男曰我與倭將講論多說行長欲見國王我以道理拒之行長曰老爺言有理我曰大丈夫不食言五十日內送家丁我亦繼來不相負約平

壤還我之事何以為之行長即出示地圖曰朝鮮八道平安居其一何以平壤為天朝地方我曰本是天朝地方故詔使之來國王迎于此行長曰雖非天朝地方業已講定平壤以西即還老爺以大同江為界第未知何兵以守之我曰我自守之行長曰老爺言是不可使朝鮮兵守之我當待老爺兵來還歸京城我曰倭將在咸鏡者擄得兩王子云今何不還之被擄之人亦並放還各處倭兵盡為回去行長曰闕白差我平安道平壤則我可主張他道則我不得管且曰今與老爺同往闕白處如何我曰朝廷差我只令

往返此城過江則非朝廷旨意行長沉思曰老爺言
有理老爺差二人賫一封書送闕白小勺差十人寫
求封文書同老爺往北京如何我且許之孝男曰賊
倭幾時出平壤惟敬曰天兵大來則賊當退去孤
九月安城賊殺京畿義兵將洪彥秀

季男以合勢謀適出他陣賊倭突至彥秀出戰敗死
賊持彥秀尸而季男聞事急馳還既已兵敗父死即
以單騎至賊壘當門大呼曰汝殺吾父吾亦死于汝
賊投還彥秀之尸曰出奇兵四面圍擁季男左手抱
父屍右手揮劍當賊賊不敢逼還置父屍于陣中復

出兵追賊斬數級賊益憚之閭里焚蕩之時人呼季
男名則賊必遁走孤蓋季男初屬禁軍從通使八日
本日本人觀其騎射記其名以是不敢相格宣

九月罷梁士俊以咸安郡守柳崇仁陞堂上拜慶尚
右兵使孤

九月前使成禹性傳起兵討賊

畿內士民多從之聚兵數千人既而入江華與金千

鎰連兵宣○按孤山記此於五月未明故以實鎰為

主書之於此

九月前檢閱金坡起兵討賊

安東士子生負金允明進士裴龍吉等與前縣監權
春蘭前奉事安霽前檢閱金涌進士辛慶立等會于
金法寺以義字為自許之嫌以鄉兵稱之既約以十
三日再會于臨河前縣監李愈等又不會臨河之會
以百數推允明為大將龍吉為副以醉以衰鈍以
生負李廷栢代之前檢閱金垓自舉安未謀合勢十
八日同盟于一直縣合安東禮安義城義興軍威庇
安為一陣更以金垓為大將廷栢龍吉為副因以安
東鄉校為陣所辛敬立專掌文書所屬右官男丁盡
八官軍兵不滿萬乃悉發士子品官壯者歸卒伍老

弱代奴納米一府所得五百餘人米豆千餘石翌年
癸巳金垓隨天兵在慶州病死贈修撰生負琴應堽
代之○先是左道舊風十數邑兵火稍遠然士民以
朝夕苟活為幸各竄山谷保護妻子或言討賊之事
則以為引倭嫁禍反咎言者及柳宗介宗字誠非崇
未知孰是
之死人皆以義兵為戎不樂應募及招諭使移檄勸
誘責以忘恩激以赴義安集使金玘亦通文勸激辭
甚憮惻人始皆以討賊為務金大賢郭守智等起於
豐基金垓琴應堽進士任屹生負李廷栢裴龍吉等
起於安東禮安前縣監李愈進士權旭李光玉響應

間開顏還山

長街
張大興口

安東士子生負金允明進士裴龍吉等與前縣監權
春蘭前奉事安霽前檢閱金涌進士辛慶立等會于
金法寺以義字為自許之嫌以鄉兵稱之既約以十
三日再會于臨河前縣監李愈等又來會臨河之會
以百數推允明為大將龍吉為副允明辭以衰鈍以
生負李廷栢代之前檢閱金垓自遣安未謀合勢十
八日同盟于一直縣合安東神城義興軍威庇
安為一陣更以金垓為大將廷栢龍吉為副因以安
東鄉校為陣所辛敬立專掌文書所屬右官男丁盡
八官軍兵不滿萬乃悉發士子品官壯者歸卒伍老

弱代奴納米一府所得五百餘人米豆千餘石翌年
癸巳金垓隨天兵在慶州病死贈修撰生負琴應堽
代之○先是左道山僻十數邑兵火稍遠然士民以
朝夕苟活為幸各竄谷保護妻子或言討賊之事
則以為引倭嫁禍反宗字成非崇言者及柳宗介未知孰是
之死人皆以義兵為戎不樂應募及招諭使移檄勸
誘責以忘恩激以赴義安集使金玠亦通文勸激辭
甚憮惻人始皆以討賊為務金大賢郭守智等起於
豐基金垓琴應堽進士任屹生負李廷栢裴龍吉等
起於安東禮安前縣監李愈進士權旭李光王響應

間
閒
顏
還
山
長
街
口

於醴泉察訪趙珙生負李涇幼學白見龍亦起於寧
海其間又有如申弘道之於義城李仁好之義興進
士李榮男洪瑋之於軍威金喜之於庇安閔根孝權
季昌之於青松魚鱗而起兵至萬餘皆聽金坡節度
○柳宗介者官正字禮安人初見士民無意討賊不
勝慨憤首先倡義募得鄉兵數百陣于大山中聞江
原賊焚掠平海等將踰廣比村與尹欽信尹欽道等
領兵迎擊賊變服潛行斥候者不覺宗介等倉卒遇
賊敢戰不退力窮而死賊遂焚掠禮安寧海而去孤
按柳宗介一段記於此亡賊是慶州餘賊而且韓
上而見偏故追記於此亡賊是慶州餘賊而且韓

孝純之敗之
於寧海者也

九月慶尚左兵使朴晉收復慶州

晉駐安康收集散卒令朴毅長率兵晝則馳突耀武
夜則列炬峯頭放砲驚之賊箴不出孤晉從城外潛
發飛擊震天雷入城中墜於陣中賊不曉其制爭聚
觀之相與轉推揣摸俄而砲自中發聲震天地鉄片
星碎中外即斃者二十餘人一陣眩倒莫不驚惧以
為神明日遂棄城遁歸西生浦晉遂入城得餘糧萬
餘石孤山謂之四百餘
石宜乎斯言似是事聞陞嘉善宣晉令毅長治
兵守城孤○飛擊震天雷古無其制火砲匠李長孫

者創出取震天雷以大碗砲口發之能飛至五六百步墜地良久火自內發最好陷陣而後無用之者宣

九月帝遣行人薛藩降勅慰諭

勅書曰爾國世守藩東素效恭順衣冠文物號稱樂土近聞倭奴猖獗大肆侵凌攻陷王城掠占平壤生民塗炭遠近騷然國王西避海濱奔越草莽念茲淪蕩朕心惻然昨傳告急穀息已勅邊臣發兵救援今差行人諭爾國王當念祖宗世傳基業何忍一朝輕棄急宜雪恥除凶力圖匡復更當繼喻該國文武臣民各堅報主之心大奮復讎之義朕今命文武大臣

二直統率遼陽精兵十萬往助討賊與該國兵馬前後夾攻務期勦滅克賊俾無遺類朕受天明命君主華夷方今萬國咸寧四溟安寧蠢茲小醜輒敢橫行復勅東南邊海諸鎮并宣諭琉球暹羅等國集兵十萬東征日本務令鯨鯢見首海波晏然爵賞茂典朕何爰焉夫恢復先世授是為大孝急赴君父患難是為至忠該國君臣素知禮義必能仰體朕心匡復舊物俾國王奏凱還都固守宗廟社稷長保藩屏庶慰朕恆遠字小之意欽哉朝廷遂教書八路宣布宣勅●薛藩留行在先報天朝云行人司行人職薛藩

者創出取震天雷以大碗砲口發之能飛至五六百步墜地良久火自內發最好陷陣而後無用之者宣

九月帝遣行人薛藩降勅慰諭

勅書曰爾國世守藩東素效恭順衣冠文物號稱樂土近聞倭奴猖獗大肆侵凌攻陷王城掠占平壤生民塗炭遠近騷然國王西避海濱奔越草莽念茲淪蕩朕心惻然昨傳告急穀息已勅邊臣發兵救援今差行人諭爾國王當念祖宗世傳基業何忍一朝輕棄急宜雪恥除凶力圖匡復更當繼喻該國文武臣民各堅報主之心大奮復讎之義朕今命文武大臣

二員統率遼陽精兵十萬往助討賊與該國兵馬前後夾攻務期勦滅亮賊俾無遺類朕受天明命君主華夷方今萬國咸寧四溟安寧蠢茲小醜輒敢橫行復勅東南邊海諸鎮并宣球暹羅等國集兵十萬東征日本務令鯨鯢換首海波晏然爵賞茂典朕何愛焉夫恢復先世土宇是為大孝急赴君父患難是為至忠該國君臣素知禮義必能仰體朕心匡復舊物俾國王奏凱還都固守宗廟社稷長保藩屏庶慰朕恆遠字小之意欽哉朝廷遂教書八路宣布宣勅●薛藩留行在先報天朝云行人司行人職薛藩

為倭情狡猾可憂調兵征討當急并陳防禦一二事宜以備聖明採擇事元該兵部虜叛文証倭情叵測懇乞聖明亟遣文武大臣經畧征討以弭急患事奉聖旨朝鮮被陷沒國王請兵甚急既經多官會議探聽得失咨行禮部以職藩題差齎勅宣諭朝鮮國王職欽此欽遵即馳到朝鮮開勅宣諭該國君臣莫不感泣咸謂皇恩垂恤小國真若覆載之恩而引領王師又若太早之望雲霓也據其君臣哀籲切迫之辭及目覩困苦流離之狀誠有存亡係於呼吸之間顧事勢之可悶者不在朝鮮而在吾國之疆場也職愚

之所深慮者不止疆場而恐內地之震動也其調兵征討可容頃刻緩乎職請料其必至之勢及務當興兵防禦地方事宜為我皇上陳之夫道鎮京師之臂而朝鮮者道鎮之藩籬也永平畿輔之重地而天津又京師之門庭也二百年內福浙常遭倭患而道陽天津不聞有倭寇者以朝鮮屏蔽乎鴨綠一江雖有三道然近西二道水淺江狹馬可飛渡其一道東西相去不滿二箭之路豈能據為防守若使倭奴據有朝鮮則道陽之民不得一夕安枕而帥矣風汛一便揚帆而西永平天津首受其禍京師其震驚否乎職

不勝其私憂過計之跡所至卽詳詢博訪又差人卽至平壤地方哨探據其還報皆云倭寇各占人家婦女配為室家繕治金疑方多積糧草為久住之計添造兵器搜括民家弓矢以為江戰之用此其志不在小也臣到之日聞其嚴言西向觀兵鴨綠朝鮮臣民彷徨無措幸得遊擊沈惟敬奮不顧身單騎通言約五十日緩其侵犯以待我兵之至然而我以此術愚彼亦安知彼非以此術愚我哉其人狙詐狡猾方陷沒平壤之日則欲假道復仇今則欲假道朝貢矣方以不得與中國抗衡為千古遺恨忽又以得沈惟敬

事通朝貢為幸其倏然而為慢罵之辭倏然而為恭順之語此其奸詐難憑自可槩見且十年一貢自有常期八貢內由寧波府亦有貴州地今挾朝鮮以要我盟臣竊恐重譯來王者不如是也尚可置之而不問耶臣料其謀不過如詐詐情和好以緩我兵計耳或候河凍以犯遼陽或候春期以犯天津且未可知若非是時速以大兵臨之則彼為侵犯所至莫敢誰何其肯怡然而返掉吾不信也今朝鮮垂亾危在朝夕然者綸音一布鼓忠義之心作敵愾之氣彼國之人莫不以恢復為念誓不與此賊俱生乘此人心加

以精兵與彼夾攻則倭奴必可計期勦滅苟候歲時
則彼招集貧窮安撫流離朝鮮之民厭起甲兵樂有
新主雖有百萬其能濟乎或謂興兵往征徒速其來
職謂征之固來不征亦來征之則牽制於平壤之東
其來遲而禍小不征則肆意於平壤之外其來速而
禍大速征則我藉朝鮮之力以擒倭遲征則倭率朝
鮮之人以敵我故臣謂征討不容頃刻緩者縱大兵
不能一時齊集亦宜陸續調兵以為朝鮮穀勢之助
庶幾萬一可奪犬羊之魄也願興兵之費莫甚糧餉
職詢其所積僅足七八千人一月之糧有不足者資

我繼之其國君臣亦願多發人馬在於鴨綠江邊接
爾漚克定平壤之後共國君臣亦幸我兵為其父母
兄弟報仇樂輸粟餉自可隨地資糧矣況有倭賊之
所積者乎至如寬奠延袤五百餘里原額官軍數已
極小今除各營調去選鋒哨馬及節年逃故軍士外
寬奠實在營軍只三百三十餘名既欲防倭又欲禦
虜守堡不可無兵堵截不可無人倭果來何以禦之
職謂寬奠等處官兵不可不速為之添設也北人善
於禦虜南人善於禦倭若與倭戰非得南兵二萬其
何以挫其鋒而折其銳乎則南兵不可不速調也我

之長技在騎射倭之長技在鳥銃弓箭之所及者盜
甲可避鳥銃之所發者士馬難當况有藤牌既可蔽
身亦可蔽馬則藤甲鳥銃皆當速為之備也臣之所
言諒諸臣皆先言之何待臣之陳瀆顧念早一日則
朝鮮免一日覆亡之禍遲一日則貽我疆場一日之
憂息乞聖明睿斷勅下該部查議轉行當事諸臣催
促兵馬前行則疆場幸甚宗社幸甚職不勝杞人之
憂奈何日月風寒患病道中未能疾趨奔走差義人
薛志賚奉奏聞兵部孤

九月以李由義為慶尚左水使

由義喪師於竹山移屯南陽因指江華至是承命以
其軍付光州判官等入送江都自以單騎還下湖南
因向嶺南孤

九月遣禁府都事拿李洗來

論不赴君父之急潰退龍仁之罪時洗在慎天都事
自西海到本道退從拿械行過南原門閉不得入使
人傳言曰千里行朝受命南來南方義士討賊之事
詳聞還報是我之意而况我自王所來則南土之人
可以爭探玉候奈何拒之不納任啓英與崔慶會即
出見都事啓英慶會今日二十二日自茂朱來陣南

原也孤

九月頒討賊賞格于中外宣

九月命諸道監司凡牧守有闕者便宜擇人假守啓聞真授宣

九月監司權慄領兵勤王

慄為監司一新號令湖南人心稍定至是發兵二萬北上宣各官守令及僧將處英等從之孤亦謂之孤

萬白沙集惟公遣事謂之萬餘

九月慎天武士姜希及兵討賊

希說初從高敬命起一敗昏泣還鄉聚前所募二

百餘名及崔慶會起兵召以合勢不應至是治糧械

向南諸日賊所孤

九月南原前叅奉邊士貞起兵討賊

募聚散卒得二千餘名以敵愾為章標

九月咸鏡道北道評事鄭文字起兵復鏡城

時北界守將皆被土人執與子將逃出者十無一二

評事鄭文字賞授書校生故子作後弟子庇護得脫

校生及子一有識者聞文字所在皆就之遂推文字

為義兵將團集土兵壯子百人鏡城人前萬子女

文祐領率居前即抵府城韜世弼方稱禮伯莅子使

原也孤

九月領討賊賞格于中外宣

九月命諸道監司凡牧守有闕者便宜擇人假守啓
聞真授宣

九月監司權慄領兵勤王

慄為監司一新號令湖南人心稍定至是發兵二萬
北上宣各官守令及僧將處英等從之孤亦謂之孤

萬白沙集權公遣事謂之萬餘

九月慎天武士姜希說起兵討賊

希說初從高敬侖起兵夜昏泣還鄉聚前所募二

百餘名及崔慶會起兵召以合勢不應至是治糧械

向南原曰孤

九月南原前孤奉邊士貞起兵討賊

募聚散卒得二千餘名以孤為章標

九月咸鏡道北道評事鄭文字起兵復鏡城

時北界孤皆被土人執與倭將逃出者十無一二

評事鄭文字賞授書校生故變作後弟子庇護得脫

校生及武士有識者聞文子所在皆就之遂推文字

為義兵將團集土兵壯士數百人鏡城人前萬子女

文祐領率居前即抵府城鞫世弼方稱禮伯在兵使

即治府自若猝聞兵至閉門棄城拒之文祐等疊以禍福世弼知不敵開門迎入納印文字下令曰大小兵民勿問舊犯仍令世弼領兵如汝樣而遂傳檄南北州堡合兵三千人又抄精猛突騎為先鋒吉州倭聞之遣兵百餘探至城西文祐等開門出擊斬數十人餘遁還

九月釜山倭藤元郎平調信等大舉陷昌原

二十四日釜山屯賊將藤元郎平調信等合東萊金海倭三萬餘名分道并進一軍自露峴一軍自熊川安民峴犯昌原兵使柳崇仁率官軍義兵迎戰不利

時右道數邑之軍防戍露峴賊出不意亂殺無餘翌日崇仁收散卒又戰大敗前後死者一千五百餘人賊八十餘名直入昌原燒蕩邑居即退屯于沙火村崇仁與諸將士結陣于馬山浦翌日賊兵合勢屯于咸安時星州賊又動兵窺峴昌原之路先是泗川人被擄於固城之賊賊問晉州倉穀幾何及湖南直路與義女所在至是果舉兵○右監司金誠一請援于全羅監司及左右義兵

九月唐橋賊舉兵犯內地

咸昌唐橋之賊聚為巨鎮橫行於龍宮之間將欲再

即治府自若猝聞兵至閉門乘城文祐等疊以禍福世弼知不敵開門迎入納印文宇下令曰大小兵民勿問舊犯仍令世弼領兵如故樣而遂傳檄南北州堡合兵三千人抄精猛突騎為先鋒吉州倭聞之遣兵百餘哨探至城西文祐等開門出擊斬數十人餘遁還宣

九月釜山倭藤元郎平調信等大舉陷昌原

二十四日釜山屯賊將藤元郎平調信等合東萊金海倭三萬餘名分道并進一軍自露峴一軍自熊川安民峴犯昌原兵使柳崇仁率官軍義兵迎戰不利

時右道數邑之軍防戍露峴賊出不意亂殺無餘翌日崇仁收散卒又戰大敗前後死者一千五百餘人賊八十餘名直入昌原燒蕩邑居即退屯于沙火村崇仁與諸將士結陣于馬山浦翌日賊兵合勢屯于咸安時星州賊又動兵窺峴昌原之路先是泗川人被擄於固城之賊賊問晉州倉穀幾何及湖南直路與義女所在至是果舉兵○右監司金誠一請援于全羅監司及左右義兵孤

九月唐橋賊舉兵犯內地

咸昌唐橋之賊聚為巨鎮橫行於龍宮之間將欲再

犯內地左監司韓孝純駐安東以長髻縣監李守一
為大將與萬戶閔廷鴻等領各邑之軍防守龍宮又
以安東府使禹伏龍為都拍麾大將陣醴泉之地榮
川鄉兵及春陽義兵等合勢進討大潰還孤

十月藤元郎平周信等圍晉州牧使金時敏擊却之
初一日賊焚蕩咸安郡東南之境直踰富多峴峴乃
咸晉之交晉州泗川昆陽河東丹城山陰之軍設伏
于此賊出不意死者甚眾餘軍潰走賊進屯召村初
三日賊分道向晉州一軍踰馬峴一軍踰佛遷直擣
晉陽初四日先鋒千餘騎馳到州東峰上周覽形勢

橫馳耀兵時敏軍三千七百餘名昆陽郡守金光岳
軍百餘名在城中時敏使之分隊守堞而寂然若不
見賊令軍不許妄費一箭一丸但令城內通望處建
大旗多張帟幙盡聚老弱男女皆著男服以壯軍容
日夕賊還向耒路初六日賊自大灘一時長驅而來
或揮圓扇或負金翠畫以雜彩繪文曰風翻動光彩
閃爍或著鷄羽冠或著被髮假面各負雜彩旗麾幡
蓋奇形怪狀驚惑人眼分作三運一進東門外慎天
堂山結陣俯瞰城中一自開慶院直過東門列立於
鳳鳴樓前一自鄉校後山直越慎天堂山與鳳鳴樓

倭合為一陣而其他各峯蜂屯蟻聚天堂山倭千餘名向城中齊發鉄丸有似裏雷飛電三萬餘倭一時大呼鼓震天地城中全不動搖寂若無人俟其勢衰亦為鼓譟放砲賊散八閭閻取門板或棺板列立於城外百步之地潜伏板內放丸餘賊四散焚剽且取閭閻竹木藁草結幕連亘六七十里皆圍以青帳放丸之聲徹夜不絕初七日又以長斤箭亂射城中且令兒童周城大呼曰京城已陷八路崩潰如籠晉城汝何能守莫若速降今夕介山父來則汝將三首當懸於旗上城中不勝憤怒高聲欲叱之時敏禁勿與

言務要鎮定軍情夜則令樂工吹笛於門樓上以示閒暇是夜賊潛立竹編於東門外內積盛土空石以為平臨城內放砲避箭之所而竹編遮前故不覺及朝視之已成土壘矣初八日賊多造竹梯數千又作廣梯覆以網席以衆軍直上之路又作三層山臺為輪轉壓城之計時敏放玄字銃三度洞貫之造臺之倭驚懼退去賊多積松枝於陣外時敏料其欲踰城預備火具而恐其生濕難燒畏火藥束薪中以待且多設震天雷蒺藜炮大石塊又備長柄斧鎌等物及鼎沸水晝則伏兵陣內多造菊人彎弓持滿出沒城

上嚴飭軍人勿放矢時投石使賊不敢近城而已是
夜賊多設竹編漸次近城築土漸高兩處山臺構四
層前面懸板以蔽矢石至初十日賊明火各幕佯示
退歸之意四更滅火潛軍分二運一運萬餘名博東
門新城各持長梯或負防牌或著鄉校薑咒或割網
席裹頭或以藁草編草為冠以避矢石作三層假面
菊人次次登梯以誑我軍然後賊緣城騎倭千餘名
隨後突進放丸如雨呼聲若雷倭將則馳馬橫行揮
鈿督戰牧使在東門北隔堦判官在東門擁城率射
士殊死力戰或放震天雷蒺藜砲或投大石或投火

鐵或焚藁亂投揚湯灌賊賊踏菱鐵中弓弩殞矢石
焦頭額者無算又為震天雷所觸僵尸如麻方城東
酣戰之時又一運萬餘名乘暗潛行突至舊北門外
持長梯負防牌勢將騰入守牌者皆驚潰前萬戶崔
德良牧使軍官李訥尹思復冒死拒戰潰卒復集隨
方拒敵一如東門老弱男女亦為之下石投火城中
丸石蓋茨殆盡良久東方欲明賊勢小歇牧使左額
中丸不省人事昆陽郡守李光岳代守北隔臺率其
射士奮勇力戰射殪雙牽馬倭將自四更交鋒日加
辰已賊始退兵兩處戰所死者不知其幾而賊即為

曳去投之間閭烈炎中斬級之數僅三百餘頭而賊退後問家燒骨處處積在將倭之屍則籠八擔去委矣被擄人牛馬狼狽遁去而牧使中凡將士力竭又無繼援之兵未得追擊殲盡時累日受圍援兵不至時敏晝夜拒戰常以一心同死勸勉諸軍躬持食漿奔救飢渴鉄丸如雨冒立不動時時泣諭曰舉國淪陷餘存者小只此一城係國命脉今又不利則我國家休矣况一敗則城中十萬人命盡為刀槊之鬼嗟甬將士戮力敢戰期於置之亡地而後存士卒感激莫不殊死戰戰久天竭城中危懼時敏夜使人縋城

出走報監司監司欲送軍咒而難其人乃以重賞募得營吏河景海以付之景海乘夜潛行得達城下開門納之得長箭百餘部以之繼用時敏亦於未受圍之前多備硝藥且畧倣倭制新造銃筒七十餘柄使能幹之人常時習放故臨戰有賴而用火藥如水至於裨柴投城外以拒大敵時被擄人言藤元郎者姓羽柴郎秀吉從侄兵力最強敗衄退還昌原憤惋成疾而死云○是役也全羅右義兵將崔慶會固城義兵將崔垺李達郭再祐所遣沈大承固城假縣令趙凝道伏兵將鄭惟敬陝川假將金俊民等皆來救而

趙凝道鄭惟敬沈大承崔垆李達皆一番夜驚而已
唯金俊民方賊四出剽掠之時遇賊於丹溪敗之再
戰於丹城救出全羅兵崔慶會則時在丹城欲進與
陝軍合遇賊驚潰為俊民所救孤

十月南海假將前判官成天祗起兵討賊孤

十月恭仁前主簿閔汝雲起兵討賊孤

十月全羅監司權慄進屯水原

體察使鄭澈泊舟牙山詎寶鑑作稷山慄歷路進見
道以勤王之意徹曰行在道路遠隔難易得達且王
候平安天兵大至軍衆食小資用甚窘遠方之兵不

可輕進退保封壇今日上策也孤慄乃駐軍以聞朝
廷下旨責澈促慄進圖京城宣慄遂進兵召諸將計
曰京城為根本之地先復京城連綴行長恫疑東顧
使不得一意西追則諸賊無能為也今若轉入江華
示弱也白且懲前日野戰潰師進住禿城上聞之解
佩劔馳賜曰諸將不用命者以此從事宣京城賊聞
湖南兵又到出兵數萬分道來侵慄豎壁不動賊下
三寨於烏山等處日日抵戰慄亦不應時出奇兵埋
伏射斬賊夜燒營還孤畿內諸賊皆次第歛入京城
西路得通宣列郡義兵望風蜂起一時響應白方賊之

侵犯也慄徵援于本道都事崔鐵堅催邊士貞任希
進等義兵馳援孤

十月遣召募御史邊以中于湖南募兵勤王

以中湖南人浮海至完山聚各邑兵二千餘名十二
月移向京路○時湖南前後起義者凡二十餘人其
餘小小自募將不可盡記他道皆然孤

十月陞同福縣監黃進益山郡守

梨峴捷聞又加資折衝為忠清助防將孤

十月以尹卓然為咸鏡監司

以柳永立被擄故以卓然代之後永立逃還其母尚

在倭中永立以為忠孝俱屈納鷹乞還母賊許之孤
十月晋州牧使金時敏卒以徐禮元代之

時敏病瘡卧猶以國事為念時舉頭北向流涕以致丸瘡不
療而死軍中恐賊知之秘不發喪然若喪考哭聲相聞已
過期士女猶食素喪還至咸陽始聞寢陞右兵使之命時敏
之病也右監司金誠一已以金海府使徐禮元為假牧使領
其衆至是啓以禮元為牧使孤

十月忠清道老相沈守慶起兵討賊

以曹大坤為副大坤棄職後從金晬向行朝至湖西
守慶止之以為副其後行朝以守慶為八道義兵都

大將賜印及御刀孤

十月體察使鄭澈遣兵救慶尚右道攻星州賊大敗
星州開寧賊勢極熾蔓官義諸兵連戰不利監司及
諸義將累報體察使忌請援兵澈遣雲峯縣監南侃
求禮縣監李元春等將軍官五千餘名往助開星之
戰侃等進至海印寺與嶺南諸將協攻星州大敗而
走死者不知其數○賊之初犯我境分送斥候於處
處搜探深山窮谷使我軍不得相近然後旋撤各處
小陣自釜山至平壤列屯一路相望軍勢不足故慶
尚道屯據之處左道唯釜山東萊慶州密陽清道大

丘永川靈山昌寧玄風十邑右道唯熊川金海昌原
鎮海固城星州金山開寧善山尚州咸興慶十二

邑一邑留兵小則數百多不過一千固城近處合屯
之賊將近數千以此料之嶺南之賊不過五萬其長
技不過鳥銃短劍掩襲之外更無他技夜則去者復
來彌滿道路以示其衆而我軍望見十倭則例稱不
知其數無意討賊而其餘六道無不皆然况平安京
畿咸鏡三道則倭數倍蓰於此道我兵之力綿薄於
此道聞風先潰無意捍禦一國陸沉無足怪者嗚呼
痛哉孤

大將賜印及御刀孤

十月體察使鄭澈遣兵救慶尚右道攻星州賊大敗
星州開寧賊勢極熾蔓官義諸兵連戰不利監司及
諸義將累報體察使忌請援兵澈遣雲峯縣監南侃
求禮縣監李元春等將軍官五千餘名往助開星之
戰侃等進至海印寺與嶺南諸將協攻星州大敗而
走死者不知其數○賊之初犯我境分送斥候於處
處搜探深山窮谷使我軍不得相近然後旋撤各處
小陣自釜山至平壤列屯一路相望軍勢不足故慶
尚道屯據之處左道唯釜山東萊慶州密陽清道大

丘永川靈山昌寧玄風十邑右道唯熊川金海昌原
鎮海固城星州金山開寧善山尚州咸昌十二
邑一邑留兵小則數百多不過一千固城近處合屯
之賊將近數千以此料之嶺南之賊不過五萬其長
技不過烏銃短劍掩襲之外更無他技夜則去者復
來彌滿道路以示其衆而我軍望見十倭則例稱不
知其數無意討賊而其餘六道無不皆然况平安京
畿咸鏡三道則倭數倍筵於此道我兵之力綿薄於
此道聞風先潰無意捍禦一國陸沉無足怪者嗚呼
痛哉孤

十月體察使鄭澈召募復讎兵

初敬命之敗其子從厚鎬素從軍叔父餘兵為別軍

至是體察使鄭澈宣朝旨洪季男使之通書諸

道起復讎兵趙憲子完堵等應之又簽寺奴為兵付

從厚宣為寺奴義兵將從厚等相與傳檄聚兵稱為

復讎兵孤

十月遊擊葛逢夏領馬兵二千與查大受衛護行朝

久住義州

按一段出於寶鑑而全無末歷或是八月
帝賜犒軍銀時所謂精兵二枝應援者耶

當更

十月北評事鄭文孚大敗賊兵于吉州圍其城文孚

安集既定軍情皆欲擊賊自效乃卜日出兵將發將

士齊請曰將討倭賊而國之叛賊尚在陣中不可不

先討之遂執鞠世弼等十三人斬以徇眾曰當初首

倡止此輩此外無與也府人可勿疑眾皆歡悅此文

孚本謀也復檄六鎮誅首亂者會寧儒生申世俊起

兵斬鞠景仁餘鎮皆復叛民或誅或逃文孚進兵古

站驛遣兵誅明川叛賊鄭末守復其城吉州賊遂四

出焚掠一枝軍掠明川海倉文孚進兵吉州南村邀

其歸路賊兵大敗斬六百級賊一屯在摩天嶺下嶺

東館柵城焚掠臨溟村文孚回兵擊之戰于雙浦賊

十月體察使鄭澈召募及離兵

初敬命之敗其子從厚素從軍叔父餘兵為別軍

至是體察使鄭澈宣朝旨勸諭洪季男使之通書諸

道起復離兵趙憲子完堵等應之又簽寺奴為兵付

從厚宣為寺奴義兵將從厚等相與傳檄聚兵稱為

復離兵孤

十月遊擊葛逢夏領馬兵二千與查大受衛護行朝

久住義州按一段出於寶鑑而全無末歷或是八月

當更

十月北評事鄭文孚大敗賊兵于吉州圍其城文孚

安集既定軍情皆欲擊賊自效乃卜日出兵將發將

士齊請曰將討倭賊而國之叛賊尚在陣中不可不

先討之遂執鞠世弼等十三人斬以徇眾曰當初首

倡止此輩此外無與也府人可勿疑眾皆歡悅此文

孚本謀也復檄六鎮誅首亂者會寧儒生申世俊起

兵斬鞠景仁餘鎮皆復叛民或誅或逃文孚進兵古

站驛遣兵誅明川叛賊鄭末守復其城吉州賊遂四

出焚掠一枝軍掠明川海倉文孚進兵吉州南村邀

其歸路賊兵大敗斬六百級賊一屯在摩天嶺下嶺

東館柵城焚掠臨溟村文孚回兵擊之戰于雙浦賊

兵敗走斬六十級自是兩賊屯皆堅守不出文孚分
兵圍之宣

十一月鄭崐壽回自京師皇朝許出大兵來援先賜
銀三千兩

崐壽初至京師呈奏文帝卽下兵部覆議崐壽呈文
兵部申請懇迫又詣尚書石星痛哭哀訴悲不自勝
星亦感動出涕時皇朝異議紛紜或云只防中國地
界不又多發兵馬先弊中國唯石星力主發兵之議
覆題激勵且請身自東征聖旨卽允以兵部侍郎宋
應昌為經畧使先發二萬兵旋調大軍定將繼遣且

賜馬價銀三千兩備買弓角火藥以送崐壽冒暑而往
冒寒而回行不留程奏請誰事上嘉悅厚勞之宣

宣祖行狀是年十一月皇帝特賜白金二萬兩上拜
受感泣分賜護從諸臣及陣上將士上謂近臣曰避
亂之人槁死山谷極為可畏其令各道守臣救活云
而按寶鑑八月帝賜銀二萬兩是月則只賜三千兩
而無二萬兩之文或是製行狀者有誤錄之事耶至
其下段救活避亂人之教雖似不同宣而下然姑
未得可附之段故姑記于此以待他段語意之相類
者耳

兵敗走斬六十級自是兩賊屯皆堅守不出文孚分
兵圍之宣

十一月鄭崐壽回自京師皇朝許出大兵來援先賜
銀三千兩

崐壽初至京師呈奏文帝卽下兵部覆議崐壽呈文
兵部申請息迫又詣尚書石星痛哭哀訴悲不自勝
星亦感動出涕時皇朝異議紛紜或云只防中國地
畧不又多發兵馬先弊中國唯石星力主發兵之議
覆題激勵且請身自東征聖旨卽允以兵部侍郎宋
應昌為經畧使先發二萬兵旋調大軍定將繼遣且

賜馬價銀三千兩備買弓角火藥以送崐壽冒暑而往
冒寒而回行不留程奏請誰事上嘉悅厚勞之宣

宣祖行狀是年十一月皇帝特賜白金二萬兩上拜
受感泣分賜護從諸臣及陣上將士上謂近臣曰避
亂之人槁死山谷極為可畏其令各道守臣救活云
而按寶鑑八月帝賜銀二萬兩是月則只賜三千兩
而無二萬兩之文或是製行狀者有誤錄之事耶至
其下段救活避亂人之教雖似不須銀而下然姑
未得可附之段故姑記于此以作此段語意之相類
者耳

十一月湖南士民聚義穀從海路輸運于義州宣
時嶺南諸義兵聞此舉亦移檄募穀云孤

十一月設軍功廳查勘軍功宣

時或斬飢民逃還者敲馘要賞軍功出身多出於此
義興有斬兩飢民頭剃髮而敲者巡察令本縣按之
乃守令要功者所為疑思難辨遂寢不問義城有倭
頭出身縣令鄭希賢設宴於官家以相慶有一朝紳
作詩嘲曰飢民頭上桂花浮紅紙群中怨血流太守
慶宴知有酒盃分殘瀝啾啾孤

十一月前同知事成渾赴行在陞拜右叅贊

從大臣議也渾啓曰臣在國難之初欲奔赴闕下而
朝廷方有黨人之目不敢自詣班行逮乘輿渡江之
日事在倉卒家在十五里外未及聞知不得奔問起
居人臣分義掃地盡矣不意東宮下教命就李廷馨
軍中同任軍事以臣癘廢豈堪驅馳扶舁至軍不敢
辭死繼有東宮召命仍赴分朝留一旬請入大朝前
月末自成川起行冬日寒沍臣漸漸毀寒疾重發濡
滯道路留落遲緩無以自白其素心惶恐愧慄死有
餘罪答曰間闕到此良用嘉悅國家將賴卿恢復宜
勿待罪又辭新陞職名不許再三皆不許宣

十一月以陝川郡守金沔為本道右兵使加全羅右
義兵將崔慶會通政階孤

十一月京畿道進士元埏起兵討賊

埏均之弟也孤

十二月帝遣提督李如松等將兵來援

以兵部侍郎正三品宋應昌為經畧軍門都督

同知從一品李如松為提督軍務副總兵楊元為左協

大將副總兵王有翼王維禎叅將李如梅李如梧楊

紹先先鋒副總兵查大受孫守廡叅將李寧遊擊葛

逢夏等咸統馬李如栢為中協大將副總兵任自強

叅將李芳春遊擊高策錢世禎戚金周弘謨方時輝

高昇王洞等咸統馬副總兵張世爵為右協大將副

總兵祖承訓吳惟忠王必迪叅將趙之牧張應忠駱

尚志陳邦哲遊擊谷燧梁心等咸統馬叅將方時春

為中軍備禦韓宗功為鼓旗官兵部員外郎劉黃裳

兵部主事袁黃為贊畫戶部主事艾維新督餉兵合

四萬三千餘人繼出者八千人二十五日渡江出來

是時平壤屯賊可萬數千並我民為兵以張軍勢經

畧計以三倍衆擊之

十二月以宣居怡為全羅兵使以李祐男為全羅防禦使

崔遠以衰老遞以瑯島郡守宣居怡為兵使削奪郭際
官爵白衣從軍以助防將李福男為防禦使時居怡在水
原陣遠自江華出來交授印符及軍兵孤
十二月體察使鄭澈使從事官宋英耆將兵數百向京○時天兵
初到主事表黃等發諭文諸路澈使英耆收兵兩湖應天兵之檄
時男子老弱皆被抄括赴戰英耆無所得於列邑令品官校生各
捧一名未望者身歸兵望者皆浮戶皆逃以士子充伍守令付于
全州澈聞而止之英耆只得散卒數百向京孤
十二月以沈垚為京畿監司而已為賊所殺
權澄罷以沈垚代之垚來在翔寧賊不意夜襲殺取其

頭懸之都中垚子持銀潛入購得父首連體而葬孤
癸巳二十六年正月提督李如松等克平壤行長道
還中和

提督李如松領三快將楊元張世爵李如栢等進逼
平壤都元帥合諸陣兵從其後分軍圍注初八日提
督傳令三營一時進兵環城擺陣我兵逼南城浙兵
逼西城提督跑馬往來督戰萬砲齊發震天地提
督手斬怯退者一人巡示之大呼曰先登城上者賞
銀五十兩駱尚志奮戰先登浙兵鼓噪而從之拔賊
幟立天兵幟賊不能抵當退入土窟我軍繼登提督

與張世爵等攻七星門用大砲撞碎門板整軍而入
於是李如栢由含球門揚元由普通門乘勢爭前斬
獲一千二百八十餘名燒殺亦過半并擄投倭浙人
張大膳行長八據練光亭土窟諸酋連據諸窟皆從
宄放丸如雨天兵攻之多中傷提督止營使張大膳
諭行長曰不忍盡殺人命開爾生路可速領諸酋來
聽約束行長答曰俺等當退請無攔截後路提督慮
其窮寇致死乃許行傳令我軍撤一路伏兵夜半行
長率餘衆乘冰過江脫去中和黃州屯賊先已撤去
驛遞奏捷與督府偕奏奏文曰謹奏為仰扶皇威克

復平壤飛報捷音事該萬曆二十一年正月初九日
陪臣諸道驪察使使柳成龍馳啓據諸道都巡察使
金命元呈該平安道巡察使李元翼申本月初六日
有欽差提督薊遼保定山東等處防海禦倭軍務總
兵官都督同知李如松統率大勢軍官直抵平壤城
外部分諸將圍抱本城有倭賊二千餘名登城北牧
丹峰建青白旗發喊放砲又有倭賊一萬餘名擺立
城上前植鹿角柵子擁盾揚鈞勢甚猖獗又有倭賊
四五千名建大將旗鳴鼓吹螺巡示城中指揮諸賊
本城裡外設險勢難遽攻總兵收軍回營本日寅夜

有倭賊三千餘名啣枚潛出襲都督楊元都督李如
栢都指揮張世爵等營被本官等統兵殺退初七日
夜有倭賊約八百餘名復斫都督李如栢營又被本
官殺退初八日黎明統兵焚香卜日得吉喫飯訖與
三營將官分統各該將領官軍人等擺陣於舍迷七
星普通等門外搃兵領親兵二百餘騎往來指揮將
士踊躍咸思盡力辰時分諸軍鱗次漸進各樣火器
一時齊發聲震天地大野晦冥火箭一板著密德土
窟俄而赤焰亘天延熨殆盡守陴倭賊亂用鉛丸湯
水石塊以死拒守又用長槍大刀向外齊刃森如蝟

毛搃兵手斬畏怯者一名號示陣前諸軍鼓噪薄城
負麻牌持矛戟相雜齊進或發射放砲或仰刺守陴
之賊賊不能支吾稍自引退總兵挺身先登督諸軍
盡入天兵一起與本國官軍入舍迷門一起入普通
門一起登密德東城騎步雲集四面砍殺衆賊崩潰
天兵當陣斬獲首級一千二百八十五顆內查有賊
酋平秀忠平鎮信宗逸等二十五人首級生擒倭賊
二名并通事張大膳奪獲馬二千九百八十五匹得
獲倭兜四百五十二件救出本國被擄男婦一千一
十五名口天兵乘勝縱火悉燒房室衆賊投竄被燒

死者約一萬餘名臭聞一十餘里餘賊躲八風月樓
小城總兵督運柴草四面堆積仍用火箭飛射一時
焚燒俱成灰燼又有逃城過江冰陷溺死者不計其
數七星普通牧丹等處諸賊因據土窟堅固難拔總
兵收兵傳食曰賊必夜遁就遣副總兵叅將等官李
寧祖承訓葛逢夏等領兵埋伏總兵同楊李張三副
將由大路追趕本賊四散遁去被李寧等伏路邀截
斬獲首級三百五十九顆生擒倭賊三名餘賊棄甲
拋戈驚亂遁走巴山嶺以西悉底蕩平臣竊念平壤
一府實本國舊都城池險固而亮賊豨突據為窟穴

即日天兵進討一鼓蕩破景穉餘孽逃亡無所本國
再造之機實在於此臣與李元翼督運各處芻糧進
入本城聽候督府調用外緣係捷音事理為此具啓
等因臣據此叅商小邦軍兵脆弱日久愈削兼且平
壤城險未易收復日夜憂煎不知死所欽蒙聖明天
地父母曲念先故不以臣失職而加罪命調南北精
兵以拯濟小邦塗炭慮軍犒之乏則先賜銀兩憂糧
草之缺則陸續飛輓士卒暴露於野驢騾顛損於道
以臣之故貽戚天朝至於如此臣感激怔營若無所
措竊照王師有征天吏無敵乃於本年正月初八日

壬戌進攻平壤不崇朝而城破除焚溺斬殺之外餘
賊喪魄逃遁其軍威之盛戰勝之速委前史所未有
臣與大小陪臣初聞捷音不覺涕淚之交下茲蓋
聖天子盛德誕敷神武遠暢而名公贊謨本兵運籌
侍郎宋應昌專心機務指授方畧謀猷克合用集殊
功總兵李如松誓師慷慨義氣動人軍行所過秋毫無
犯臨陣督戰身先列校至於鉅彈擊馬火毒熏身
色不怖而愈厲克城之日祭箕子而先封其墓恆瘡
痍而遍酌陣亡先布德意慰問孤寡雖裴度之平淮
西曹彬之下江南無以過此副叅遊擊都司以下各

該將領等闕如虍虎如神助勢至有巨石滾下而拒
之直上者凡八膏肓而鏖殺未已者小邦將士袖手
駭縮莫敢助力於其間徒觀其鐵騎所蹴飛塵蒿野
火箭所及赤焰彌天礮觸列柵則決若吹毛搶刺守
陣則捷若飛鷲腥烟滿空流血渾江天地為之擺裂
山淵為之反覆彼賊之鳥銃湯石政猶蟾臂拒輶無
敢抵敵臣竊念平壤一城實伊精兵機械之處臣渴
一道之力經年莫規而克復之後聞其所設守備則
決非小邦兵力所可攻陷天威一振列屯望風已成
破竹之勢黃海以東不戰自却舊都指日可復宗社

次第汎掃臣思先靈地下之感念遺黎其蘇之望悲
哀喜幸愴悅難獲雖欲報答生成實難為圖抑臣之
所大恨者念惟所醜跳梁自大於鱗介之鄉昧天之
威屢肆狂言臣嘗痛之今者鬼烈其秉自取天誅其
海龍島慄惴然不敢喘息者殆終其遺育是豈徒
雪小邦之羞實亦彰百王之烈矣臣又聞之有願曲
遂天地之大德所懷必達臣子之至情臣念今亮賊
被勒全出王師而於小邦則未始有一毫創也渠見
天將旋師國內孤弱再逞反噬之計則其禍益甚而
益難防矣臣恐復勤聖上東顧之憂而重微臣失禦

之罪也伏乞聖慈憐海隅子遺之民終天朝子惠之
仁著令督府量抽浙江砲手五千名仍付一二將官
分屯沿海要海釜山等處若干月一以教訓小邦軍
民一以消戢景境凶謀則臣庶可永杖天威收拾餘
書備其後矣臣既復疆土又望善後極知僭猥罪
世貞難贖而天朝俯恤既有加於內服則下邦控訴敢
自外於一家臣益增隕越焉臣一面派發人畜督運
糧草一面調集兵馬協同王師以圖進取京城又備
咸鏡向西之賊臣擬待收復訖即還京城迎勞官軍
仍將前後受恩緣由另行稱謝外緣係仰仗皇威克

次第汛掃臣思先靈地下之感念遺黎其蘇之望悲
哀喜幸恟怛難獲雖欲報答生成實難為圖抑臣之
所大恨者念惟所醜眇梁自大於鱗介之鄉昧天之
威屢肆狂言臣嘗痛之今者鬼烈其衷自取天誅其
海龍島慄惴然不敢喘息者殆終其遺育是豈徒
雪小邦之羞實亦彰百王之烈矣臣又聞之有願曲
遂天地之大德所懷必達臣子之至情臣念今亮賊
被勤全出王師而於小邦則未始有一毫創也渠見
天將旋師國內孤弱再逞反噬之計則其禍益甚而
益難防矣臣恐復勤聖上東顧之憂而重微臣失禦

之罪也伏乞聖慈憐海隅子遺之民終天朝子惠之
仁著令督府量抽浙江砲手五千名仍付一二將官
分屯沿海要海釜山等處若干月一以教訓小邦軍
民一以消戢梟獍凶謀則臣庶可永杖天威收拾餘
燼以備其後矣臣既復疆土又望善後極知僭猥罪
固難知天朝俯恤既有加於內服則下邦控訴敢
自外於一家臣益增隕越焉臣一面派發人畜督運
糧草一面調集兵馬協同王師以圖進取京城又備
咸鏡向西之賊臣擬待收復訖即還京城迎勞官軍
仍將前後受恩緣由另行稱謝外緣係仰仗皇威克

復平壤飛報捷音事理為此謹具奏聞提督所領南
北軍爭力而提督右北令我國奏文勿誤上令李好
閔製文好閔夜間立草而兩邊鋪張無欠辭南北將
皆權宜

按孤山曰方天兵臨城賊凡如雨不得緣城及天兵
死屍積城平然後大軍乘屍登城而提督大寨小無
驚喧又曰駱尚志等亂投死屍於城上賊以為天兵
飛入云而兩說俱不近理故姑記別段

巧事撮要曰遣韓準奏平壤收復兼賀平寧夏仍請
善後兵部奉聖旨許留劉繼兵五千云按準之往似

閱

是持往上面李好每戶報奏文然此時天兵必不遽
論罷歸而我國之請善後兵部許留劉繼可恠平寧
夏云者是時寧夏賊劉東暘與李承恩據城叛如松
討破之仍回兵出來征倭故云劉繼之來不知的在
何時而始見寶鑑五月則似是五月以後事也

正月召募使邊以中討賊于竹山大敗而走
初以中調兩湖兵多備戰平平牛而去至是近軍竹
山設車陣鶴翼而進賊逆擊橫衝斫我軍大敗賊
以藝火防車車中兵盡燒死以中僅以身免洪季男
領軍馳援斬數級孤

復平壤飛報捷音事理爲此謹具奏聞提督所領南
北軍爭力而提督右北令我國奏文勿誤上令李好
閔製文好閔夜間立草而兩邊鋪張無欠辭南北將
皆權宣

按孤山曰方天兵臨城賊凡如雨不得緣城及天兵
死屍積城平然後大軍乘屍登城而提督大寨小無
驚喧又曰駱尚志等亂投死屍於城上賊以爲天兵
飛入云而兩說俱不近理故姑記別段

巧事撮要曰遣韓準奏平壤收復兼賀平寧夏仍請
善後兵部奉聖旨許留劉繼兵五千云按準之往似

是持往上面李四所製奏文然此時天兵必不遽
論罷歸而我國之請善後兵部許留劉繼可恠平寧
夏云者是時寧夏賊劉東賜與李承恩據城叛如松
討破之仍回兵出來征倭故云劉繼之來不知的在
何時而始見寶鑑五月則似是五月以後事也
正月召募使邊以中討賊于竹山大敗而走

初以中調兩湖兵多備戰平平牛而去至是近軍竹
山設車陣鶴翼而進賊逆擊橫衝斫我軍大敗賊
以藝火防車車中兵盡燒死以中僅以身免洪季男
領軍馳援斬數級孤

正月經畧宋應昌進住安州提督李如松進兵坡州
戰于碧蹄不利退住開城宣

如松既復平壤將進兵東下移檄我國使之辦備糧
草且聚各道義兵並力京城并責柳成龍尹斗壽等
以不以卧薪嘗膽為心宴安私家肆酒自樂非唯貽
慢天朝抑且使國王悖禮蔑威殆有甚焉且曰若再
慢達正行題叅正法從重示戒等語時朝廷徵諸道
義兵體察使鄭澈召全羅左右義兵使之赴京湖嶺
士子等呈書于澈且上疏于朝廷陳湖嶺危急之狀
且慶尚監司疏陳便宜請留任崔兩將以保右道體

察使亦教舉馳啓朝廷從之 提督李如松率兵馬
自平壤過海西直渡臨津哨馬回報先鋒將查大受
等擒斬賊倭百餘級于昌陵外如松大喜只率手下
將官家丁等馳到碧蹄賊誘入泥淖左右翼擊勇兵
多死如松與諸將為殿而退賊追至前嶺望見官軍
大至走還京城先是先鋒查大受與副總李如楠抄
率輕騎乘勝追賊至京城西小門外賊兵迸戰亂殺
官軍敗北如楠死于沙嶺云先是以下所聞與致事
抵梧塗聽不可信○孤

正月清正棄咸境走還
清正聞平壤之敗即卷三十餘陣之兵晝夜退來由

嶺東嶺西流下嶺南可過赤地山川盡變孤鄭文孚
還鏡城罷遣篆兵北巡六鎮搜誅叛民撫定番胡收
復諸堡泝置將領北邊復舊皆文孚力也宣

正月復星州十五日星州賊撤兵退下湖嶺諸軍入
據本城孤

正月慶尚右兵使金沔卒以金羅篆兵將崔慶會代
之以黃進為忠清兵使高彥伯為慶尚左兵使孤
遣官致祭平壤戰死天兵封等其屍宣

正月回駕進幸定州世子奉廟社主赴行在宣
上將行登門樓曉諭州民盡減徭役且賜田租西向

皇都行望闕而發到定州世子奉廟社主來迎上教
曰今日急務只在天兵糧餉予欲以匹馬策應於天
兵之後而續來天將亦當留待其令世子前進安州
以策應一以督運又教曰平壤舊都之民陷賊而死
者并皆收埋立標俾無暴露之骨且命扈衛之人切
宜減數務令簡約供膳毋過三四器列又命遣官致
祭平壤戰死天兵封等其尸宣

二月令軍兵學習鳥銃科舉亦取其技且廣議煮硝
之法宣

二月提督李如松還住平壤

李如松與沈惟敬入龍山別營與行長約和賊許

留京城米糧二萬石至釜山解還兩王子孤至是久

留開城糧運垂乏無意進取數使人經畧蓋尋前日

和議也適有訛言清正將自安邊西犯平壤提督因

此雖言欲還救平壤遂舉軍西還留王必廸于開城

宣○按孤山以柵禦幸州之捷在如松邊平壤之前其言以為如松在開城其先鋒查大受未見戰處室

悔以如松平壤先於幸州捷其言以為提督

二月全羅監司權慄敗賊兵于幸州

慄分軍使兵使宣居怡領全師屯衿川光教山自將

精兵四千吳數白沙集權公遺事謂之二千三百孤山謂之四千人付兵使自領萬餘連屯幸

洲未知孰是自楊川濟江陣于幸州設柵為衛宣時賊酋

清正自咸鏡道陰景自開城長正自海西行長義智

等自平壤退皆會于京城京城賊勢見慄懸軍深入

而兵且小不以為意有靴尖踢倒之計白十二日悉

眾數萬乘曉圍柵銃鼓動地柵中震駭慄申令鎮靜

賊分軍迭進自卯至酉內外皆殊死戰我軍占地高

峻後臨江壁逃走無路皆懷死心賊仰攻九道不直

湖南壯軍皆善射射必中傷天如雨注賊輒被靡乃

各持束草縱火燒柵柵中以撲滅賊毀西北隅柵一

間所守僧軍小却慄自用劔斬退者數人復樹柵以

拒之矢將盡水使李蘋舟載箭數萬以繼之賊遂敗
退聚積尸為四堆覆草以焚之具聞數里我軍收斬
餘尸一百三十級宣得軍資鎧甲旗幟刀鎗無數白
翌日查大受來視戰處曰外國有真將軍宋經畧移
咨慰獎用段銀為禮按白沙集權公遺事云宋應昌
中有東沙為糧誘倭來搶而
劫殺之語而此奏聞于帝帝遣鴻臚寺官宣諭本國
不知何時事也曰朝鮮素稱強國今觀權慄斬獲甚多該國人民尚
可振作朕甚嘉之慄移陣坡州山城賊兵又來侵皆
不戰而走提督聞之頗悔回軍之遽使張世爵同李
德馨還到開城畜糧以待之命權慄陞階資憲宣

二月令軍兵學習鳥銃科舉亦取其技廣議煮硝之
法宣◇咨請收買弓面火藥兵部準許攷按此段雖
出於癸巳未

知的事類在何時而此
其事類故附于此

二月上進任肅而已移任永柔時大臣諸宰相連請
上進任內地督運糧餉雖係民望上持疑不從大臣
以為事機甚急連請不已上答以予意經畧在後差
官絡繹應接為緊倭賊尚屯北路西犯可虞且離此
一步則號令解弛搬運唐糧亦多滯碍故不得快從
矣無已則欲令世子中宮仍留定州予畧從官單騎
赴平壤從大軍之後號令諸事可守於是大臣等啓

曰此正臣等所願欲也惟望速決上從之暫留肅川
以直路供御有弊移住永柔縣宣

四月初經畧沈惟敬入倭營議和提督孫復至開城
沈惟敬入龍山與賊將行長約和賊許留京城米糧
二萬石到釜山解還兩王子致大將秀家等約日回
去提督復提兵至開城宣

四月帝賜山東糧十萬石

漕海濟餉時海路不通已百年遣武官吳定邦至旅
順口嚮導以來又兵部題請內庫銀三千兩與本國
頒給國內有功及死事人宣

四月倭賊渡漢江李如松入京城是月十九日賊悉
渡漢江

四月群臣以恢復京城請賀不許

京城收復群臣請賀上曰此可慰不可賀也但當率
臣民行望闕禮以謝皇恩而仍命耆老人民一時行
禮與知感激皇恩之義列

京畿監司成泳啓聞二陵之變賊退而金千鎰先審
陵變以兵奉衛泳舉以聞宣

四月慶尙左巡察使金誠一卒誠一奉使日本誤奏
賊情幾陷罪辟及蒙宥受命憂憤感激誓死討賊平

曰此正臣等所願欲也惟望速決上從之暫留肅川
以直路供御有弊移住永柔縣宣

四月初經畧沈惟敬入倭營議和提督李如復至開城
沈惟敬入龍山與賊將行長約和賊許留京城米糧
二萬石到釜山解還兩王子致大將秀家等約日回
去提督復提兵至開城宣

四月帝賜山東糧十萬石

漕海濟餉時海路不通已百年遣武官吳定邦至旅
順口嚮導以來又兵部題請內庫銀三千兩與本國
頒給國內有功及死事人宣

四月倭賊渡漢江李如松入京城是月十九日賊悉
渡漢江

四月群臣以恢復京城請賀不許

京城恢復群臣請賀上曰此可慰不可賀也但當率
臣民行望闕禮以謝皇恩而仍命耆老人民一時行
禮與知感激皇恩之義列

京畿監司成泳啓聞二陵之變賊退而金千鎰先審
陵變以兵奉衛泳舉以聞宣

四月慶尙左巡察使金誠一卒誠一奉使日本誤奏
賊情幾陷罪辟及蒙宥受命憂憤感激誓死討賊平

生不解軍旅而至誠諭衆調劑官義諸軍保全一隅
皆其統率效也宣

五月遣鄭澈柳根奉表謝恩收復三京

五月提督李如松引兵南下踰嶺而還

經畧聞倭棄京城始出牌促提督追擊賊去已數十

日矣提督在道徐行或留止延日才踰嶺宣沈惟敬

在倭營請回兵完事如松還京城攷

五月屯據海邊天兵圍守四面

賊既退分屯於海邊自蔚山西生浦至東萊金海熊
川巨濟首尾相連十六屯皆依山憑海築城掘壕為

久留計皇朝繼遣四川提兵劉綎率福建西蜀南蠻
等處召募兵五千來屯星州浙將吳惟忠屯善山李
寧祖承訓葛逢夏屯居昌駱尚志王必迪屯慶州環
四面相持宣

五月都元帥金明元等諸將引兵俱下嶺南

都元帥金明元巡邊使李賓全羅兵使宣居怡追賊
下嶺南忠清兵使黃進全羅防禦使李福男各以其
兵會權慄領新兵踰雲峰赴嶺南皆列屯昌寧宜寧
等邑以臨賊境宣

六月清正還我兩王子及宰相等

六月倭賊陷晉州倡義使金千鎰等死之
賊以前見挫於晉州悉力攻相持八日城陷攷倡
義使金千鎰與其子象乾及慶尚兵使崔慶會復讎
將高從厚佐郎梁山濤北向再拜投江以死李宗仁
轉鬪至南江左右挾兩賊大呼投江曰金海府使金
宗仁死於此進士文弘猷正字吳玘叅奉高敬兄等
皆從死城既陷賊大肆屠殺巨濟縣令金俊民獨馳
馬巷戰左右突擊賊衆被靡終日追逐凡鈔皆不中
竟不知死處城中士女奔波至江投死流屍塞江大
畧死者六七萬壯士得脫者數三人賊夷城郭焚家

舍一城為墟城被圍九日晝夜大小百餘戰賊死者
相當而衆寡不敵外救不至諸將力盡而死自倭變
以來陷敗之慘義烈之著無如晉城者千鎰贈左贊
成慶會贈左贊成宗仁贈兵曹判書俊民贈刑曹判
書其餘贈職有差宣

六月上發永柔向京城居民等上疏請留上手札答
曰今予之行非欲棄爾等而去也但聞京城之民飢
餓失所望予至非予邁進不足以救之都民之望予
何異於爾等之欲留仍饋酒而送列○時京外飢民
上下教曰都民間予近住其望之心為如何哉其發

近邑之粟船運京江若不足則即遣承旨發京倉以
賑之列上見內人炙食牛肉教曰非牛不能耕田人
而殺牛不仁甚矣目今蕩敗之餘雖嚴禁猶懼不足
以尊息况殺無忌乎內人則已為重寃本邑守令不
為禁斷其令勘罪列嘗於行中失落所御弓有人得
之本官囚係以聞上曰既已失之則有得之者無恠
即為放之聞在咸悅列提督李如松聞上筆法精抄
求之甚急者辭以疾曰予於提督磨頂放踵有所不
辭但形駭徒存神魂已脫揮筆成字誠所難能竟不
蓋其微意不欲以小技示於人也列

七月移全羅左水營于閉山島水使李舜臣以本鎮
辟左難步控潔請移閉山島故從之島在巨濟三十
里山勢周回便於藏船倭船欲犯湖南則必由是路
宣

七月提督李如松撤兵回上如黃州迎送如松之回
致作八月
如松撤兵回上自江西如黃州迎送仍自黃州進次
海州王妃世子自江西來會臨海慎和兩王子亦至
宣

七月沈惟敬自倭營持納款表回且挾小西飛來
七月以李舜臣兼三道水軍統制使本職如舊

近邑之粟船運京江若不足則即遣承旨發京倉以賑之列上見內人炙食牛肉教曰非牛不能耕田人而殺牛不仁甚矣目今蕩敗之餘雖嚴禁猶懼不足以奪息况殺無忌乎內人則已為重寃本邑守令不為禁斷其令勘罪列嘗於行中失落所御弓有人得之本官囚係以男上曰既已失之則有得之者無恠即為放之聞在咸悅列提督李如松聞上筆法精抄求之甚忌上辭以疾曰予於提督磨頂放踵有所不辭但形駭徒存神魄已脫揮筆成字誠所難能竟不蓋其微意不欲以小技示於人也列

七月移全羅左水營于閔山島水使李舜臣以本鎮辟左難步控禦請移閑山島故從之島在巨濟三十里山勢周回便於藏船倭船欲犯湖南則必由是路宣

七月提督李如松撤兵回上如黃州迎送如松之回致作八月如松撤兵回上自江西如黃州迎送仍自黃州進次海州王妃世子自江西來會臨海慎和兩王子亦至宣

七月沈惟敬自倭營持納款表回且挾小西飛來七月以李舜臣兼三道水軍統制使本職如舊

朝議以三道水軍不相統攝特置統制以主之舜臣以陸地困於軍興請於體府曰但付一面海浦則糧械自足至是煮海取鹽積穀巨萬營舍器俱無不完備募民完聚為一巨鎮宣

九月經畧宋應昌提督李如松還渡鴨綠而去惟留

劉綎吳惟忠步軍萬餘人又奏請王世子經畧全慶

世子經勅在閏十一月李如松容貌魁傑宇量寬洪行軍臨陣

鈴束得宜所過皆便之父寧遠伯成樑追與書朝鮮乃吾先祖鄉汝其勉之如松嘗以其書示伴使曰家教如此敢不為貴國盡力或言其先乃理山郡出而

我國未詳如松年三十餘初來顏鬚甚韶還自嶺鬚有白莖謂我人曰為爾國斑白如此後上命建祠于平壤祠石星及如松而以張世爵楊元配賜額武烈宣

十月上還京

前月上將還都留王妃世子奉廟社留海州過臨津戰場即命行厨祭陣亡之士是月初四日上還京城以貞陵洞故月山大君宅為行宮頒教中外遣使降香山川擇日哭宗廟墟命祭碧蹄戰亡天兵遣禮曹判書李增率儒生哭文廟墟命募僧杖痊都城內外

尸骸宣而設埒致祭列時經兵亂都中大飢僵尸相枕命設廳賑飢五場作粥分賑上或親臨面給宣且減內厨日供之米特分給之擇日謁先陵宣下書通諭八路量減貢賦盡廢貢獻忠臣孝子烈女訪問褒錄仍教禮曹曰喪亂之後都民之死者何限意其遺民過半縞素及八城之日見都民填塞而未有服喪者此必亂後倫紀墮廢而然所閔非輕其令各部糾檢列

閏十一月帝遣行人司行人司憲齋勅來宣

帝以上復復國還都降勅慰諭仍賜銀幣勅書曰畧

云昨者王以大兵驅倭出境還師舊國上表進方物來賜朕心深用嘉悅念茲復國重事不可照常報聞今特遣使降諭以古人卧薪嘗膽之義相勉其及今息肩外侮再展國容之時先業可興大讎可雪此則繼自今存止治亂之機在王不在朕王其戒之慎之致朝廷之待屬國恩義止此脫有他變朕不能為王謀也宣仍令世子協同戶曹兵曹等官住劄全慶之間總理軍務致上即遣使上表陳謝列

禮部請平壤開城碧蹄王京設埒致祭戰亡官軍奉聖旨冊號愍忠仍與官銀買辦祭物宣

按此致祭事宣記癸巳四

月致記乙未而癸巳四月倭始出京城則皇朝似未及於是月內有致祭王京戰亡人之事耳姑付記于此
十一月親祀文廟

上還都之後首命收聚書籍藏于芸閣且欲親祭文廟禮官以為聖殿燒盡亦無位版行祭無所上教曰予見則異於是夫神之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鬼神之無常享惟其致誠神在是矣故古人或設冊而祭豈必待木主哉予意等冊於學宮之側設位於其上躬進而祀之一以為先聖之靈一以重倫記於干戈之中也遂命等冊設位而舍菜焉
列
閏十一月教大臣薦舉人才

教大臣曰為政在得人我國人才眇然其所任用者只在科舉科舉沒牒之場安能盡人之才而得豪傑之士哉四方之廣豈無瓌才異行之士空老林下古人曰大臣以人事君昔晏嬰薦其僕臣謝安舉其兄子苟其入也不以微賤而嫌不以親戚而避可合擢用者其薦舉列

閏十一月命構草屋於舊宮城內

按此段列記於閏月之下故書于此

龍考諸諸書此後上年在貞洞而且以文勢推之其日一云者似是他年事聚書者考之宜鑑似是癸卯事胡待他宮墻

上寓貞陵洞行宮一日教該官曰不可長處閭閻即

舊宮城內略構草家欲為移寓昔衛君茂舍于漕古亦有為草屋而居之者此誠何時欲居大厦乎天將有以營達王宮為言曰王深讐未復何以家為天將歎服列○京畿之民以催糶為苦呈訴於駕前上教曰有司獨不見畿甸之田野耶蓬蒿滿目何忍催租列

十二月光州儒生金德齡起兵討賊

德齡有神力勇健如飛頗有氣節而家習儒業誨晦下人故人無知者亂後守喪居家時義兵無慮數百屯見賊輒潰姊夫金應會慷慨士也屢勸使起兵討

賊德齡親未決適潭陽府使李景麟長城縣監李貴上疏薦德齡可任大將時撫軍司南下又諭以世子令旨德齡乃與所善壯士崔聃齡等數十人俱起賣田宅為器仗傳檄募兵應者金集得精壯五千餘人德齡手自拍畫教以行陣宣

請於鴨綠中江開市交易許之 攷 未考月

使臣許晉乞賀弓面許之 未考月

晉等呈文部 乞賀弓面尚書石星題請折船銀兩量動二千兩給付會同館開市之日上緊貿易仍令該館給與車兩沿途遞送領回聽劉綖監制發用奉

聖旨是攷

甲午二十七年正月詳定貢案

亂後貢案尤壞命減省舊案一從土產增損而未盡釐正而止貢物作米之議始此宣

二月設訓練都監

攷作癸巳列作丁酉未知孰是

初本國兵制畧倣唐之府兵分休立防兵農相依雖便於守國而常短於禦敵及列平壤之復也上詣謝都督李如松問天兵前後勝敗之異都督曰前來北方之將恒習防胡戰法故戰不利今來所用乃戚將軍紀效新書禦倭之法所以全勝也上請見戚書都

督秘之不出上密令譯官購得麾下人上在海州以示柳成龍曰予觀天下書多矣此書實難曉卿為我講解使可效法成龍與從事官李時發等討論又得儒生韓嶠為郎專掌質問于天將衙門及上還都命設訓練都監成龍為都提調武臣趙倣為大將兵曹判書李德馨為有司堂上文臣辛慶晉李弘曾為郎屬募飢民為兵應者頗集趙倣設法以限之能舉一巨石能超越一丈墻者八格旬日得數千人教以戚氏三手練技之法置把摠哨官部分演習悉如戚制數月而成軍容上親臨習陣此後都監軍常宿衛扈

從國家賴之成龍仍請措置糧餉加募兵一萬於京城置營營置二千每年半留城中練習半出城外擇閑曠之地為屯田輪環替代以厚兵食之源而益固根本上皆從之事竟不行宣○上以手札教師臣曰我方致力於舟師集師於釜山至於陸地之據險他路之要衝皆不暇及此蓋有見乎前日水戰之捷也兵有常勢變出意外宣可引前事而為例乎當初兇賊入寇釜山直擣北上舟師橫海而不憚湖南議後而不顧果何前例我國形勢沿海千餘里此真所謂散地而三面受敵之國也賊之兇狡特甚若謀知我

師之屯聚於釜山自五島引風掛帆一瞬千里直向湖南繞出我師之後則是我師為賊所綴自湖南湖西以至海西關西一帶沿海無處不到誰得以禦之徒聚舟師於釜山不置重兵於湖南不守陸地之險阨恐非計也列

三月都督劉綎移鎮南原

綎自成州移鎮南原綎所領兵初則萬餘至是天將講和稱以倭已撤屯減放其軍只帶五千人綎又與清正交使通意宣

三月北兵使鄭見龍討滅易水部叛胡

自壬辰以來藩胡肆行寇鈔永建堡易水部落寇暴尤甚鍾城穩城之境受其害鄭見龍密發六鎮兵馬以降倭為先鋒猝襲巢穴胡人據山為壘終日拒戰降倭負牌先登官軍繼之城遂陷盡殲胡人老少死者七八百口宣○攷云九胡斬首三百級

四月饑民相食

下罪己教書于諸路宣

四月命罷諸道義兵屬于忠勇將金德岭宣

五月顧經畧遣叅將胡澤來

劄付諭朝臣畧曰倭奴無端侵爾勢如破竹據三道

會有爾土地人民十八九虜爾王子陪臣皇上赫然興師一戰而破平壤再戰而得開城倭奴竟遁王城送還王子陪臣復地二千里所費帑金不貲士馬物故不小朝廷之待屬國恩義止至皇上罔極之恩亦已過矣今餉已不可再運矣兵已不可再用矣而倭奴亦畏威請降且乞封貢矣天朝正宜許之封貢容之為外臣驅倭盡數渡海不復侵爾解勞息兵所以為爾國久遠計也今爾國糧盡人民相食又何恃而請兵耶既不與兵餉於爾國又絕封貢於倭奴倭奴必發怒於爾國而爾國必亡安可不早自計耶爾為

倭請封貢若果得請則倭必益感中國且德朝鮮必
罷兵而去倭去而爾國君臣遂苦心焦思卧薪嘗膽
以修越王之業則天道好還安知無報倭日也澤留
館三月朝議不決上堅不欲從屢下嚴旨宣

八月叅將胡澤還遣許頊奏請封倭宣且乞發粟賑
飢致時皇朝之議多以許倭款為非惟石星及經畧
宋顧二人未得勝筭欲遷就完事極力主張而科官
輒持之故要我國隨而奏請以伸其詐上知讐賊反
覆和必不成故欲守義請兵前後下旨痛快嚴切至
俞傳位世子然後任行許和事柳成龍請啓以國勢

如此當詳事事情以聽中朝處置上初不許只許報
咨衙門而何諸議皆如成龍言上不得已從之宣
九月沈惟敬與倭差少西飛復入倭營

先是許頊至京師呈奏文兵部大喜以為倭誠心納
款奏請收少西飛入京詰以三事一但求封不求貢
二一倭不留釜山三永不侵朝鮮如約即封不如約
不可少西飛請遵約束指天為誓於是封倭事遂決
兵部奏更遣惟敬挾少西飛入倭營宣諭許封令盡
撤屯歸國又以臨淮侯勲衛署都督僉事李宗誠差
丹封日本正使都督僉事楊邦亨為副使明年惟敬

倭請封貢若果得請則倭必益感中國且德朝鮮必
罷兵而去倭去而爾國君臣遂苦心焦思卧薪嘗膽
以修越王之業則天道好還安知無報倭日也澤留
館三月朝議不決上堅不欲從屢下嚴旨宣

八月叅將胡澤還遣許頊奏請封倭宣且乞發粟賑
飢致時皇朝之議多以許倭款為非惟石星及經畧
宋顧二人未得勝筭欲遷就完事極力主張而科官
輒持之故要我國隨而奏請以伸其詐上知讐賊反
覆和必不成故欲守義請兵前後下旨痛快嚴切至
命傳位世子然後任行許和事柳成龍請啓以國勢

如此當詳具事請以聽中朝處置上初不許只許報
咨衙門而備同議皆如成龍言上不得已從之宣
九月沈惟敬與倭差少西飛復入倭營

先是許頊至京師呈奏文兵部大喜以為倭誠心納
款奏請收少西飛入京詰以三事一但求封不求貢
二一倭不留釜山三永不侵朝鮮如約即封不如約
不可少西飛請遵約束指天為誓於是封倭事遂決
兵部奏更遣惟敬挾少西飛入倭營宣諭許封令盡
撤屯歸國又以臨淮候勲衛署都督僉事李宗誠差
丹封日本正使都督僉事楊邦亨為副使明年惟敬

先入平行長營接伴使黃慎從之行長不為禮慎亦不接禮還出行長遽出迎謝曰致敬天使頗失禮貌願謂從人曰朝鮮之扶持賴有此等人也惟敬諭行長曰必倭兵盡撤天使當來宣

九月遣教士于各道訓習三手技法置哨軍

時京城設訓練都監募兵訓練而外方亦置哨軍或東伍軍毋論良民公私賤人選壯充額東以戚書之制教鍊三手砲謝分遣御史試閱自是軍額頗增益矣

遣世子于全慶地方整理軍務攷 未考月

遣尹根壽奏請冊封世子 未考月

遣尹根壽奏請冊封世子禮部尚書沈誦等題曰朝鮮遭國多難請立世子以繫人心即其自為宗社計者未為不可或賜專勅一道稍假便宜俾得一意節制事權不分俟彼國寧靖果有勦亂前勲按前字不妨另議優處其封典不宜輕畀攷

遼東都司差舍人王國伯來

國伯來說天朝軫念你國倭若再來千里外運糧實難察院及諸上司著俺來審鴨綠江迤西荒閑土擬於明春起墾種獲以備日後征倭之費說與節制使

啓知國王卽查節年立碑禁耕緣由移咨遼東都司
知會致

乙未二十八年遣使閱兵于平安道

乙未年事寶鑑
都不記月可怪

未考

平安道巡察使李元翼於兵荒之餘安集撫恤公私
按堵又抄兵八千餘人採鍊如法至是遣使閱試賞

加元翼崇祿階宣

封倭詔使李宗誠楊邦亨來

未考月

初皇朝許倭納款而以不許一倭留屯必盡數撤回
使臣方渡海其後行長節節退托初言天使渡鴨綠

則我等當撤回及使行渡鴨綠則行長又言到王京
則當撤回使臣到京則又言到居昌密陽等地又言
到釜山營中皆變幻反覆宗誠等在途續遣人促渡
海行長方撤熊川巨濟數陣以示信上痛弁和議而
大臣曲從經畧意旨陳奏倭情石星等仍以得決大
議至是宗誠等言天朝使臣奉詔入日本朝鮮豈容
無同行使臣乎促令差遣使价上益怒委責備局諸
宰宣而已差黃慎朴弘長等跟往致
教鍊遊擊胡大受出來
為教三手軍講來也宣

未考

大有年

是歲大有年木綿一疋直米三四十斗度支無藏貨不能糶軍糧然飢民始得蘇活酒食為樂宣

尹根壽回自京師

未考

勅有曰先該經畧官題稱倭衆遁歸屬國已復光海君某青年英發臣民服從宜令某選帶忠義陪臣駐劄全慶地方經理防禦該部議覆請給專勅以便責成今特命爾總督全慶軍積儲錢糧號召壯勇一應設險置器鍊兵守要俱許以便宜區處仍督率陪臣權慄盡心協理爾宜奮身苦志幹盡圖存內起瘡痍

外修戰場博舉萬全之策永為善後之圖固我藩籬寧爾宗社俟有成功另議優處無或違越嗣命廢失良時致誤事機噬臍何及爾其欽承之

攷

遣韓準奏請冊封世子不許

未考

遣準謝恩前勅且請冊封世子禮部回咨曰節該本部尚書范謙等題曰如謂冊命未頒人心無所係屬則璽書既布大事業已責成國人又何疑焉事匪常經議難卒定恭候命下容臣等移咨該國令伊次子某仍遵勅書事理悉心區畫彈力勸期以不失舊物而光大徐侯三年有成果其賢聲益彰勞勩允著

迺議請封亦未為晚俟本部另行題請定集云云攷
遣韓應寅奏請冊封世子不許 昧考

遣韓應寅奏請冊封世子以定小邦危疑禮部尚書
范謙等題曰今朝鮮國王請封世子至再至三矣某
若能獎率三軍枕戈待朝捍外桀黠內靖郊圻民望
所歸國將焉往伏乞勅諭本國暫停此議俟倭奴既
靖四方晏然據實上奏請自聖裁等因奉聖旨是係
部裏便行與朝鮮國王知道攷

遣申忠一同中朝將官往覘建州胡

昧考

建州胡佟奴免哈赤部衆漸盛中朝將官余希允與

綫

我國武官申忠一往覘仍諭朝旨攷

丙申二十九年二月下教書宣諭南方士民其書曰
邦本於民予雖昏國之所依而民不可窮則固知之
矣矧今天降禍而不悔者五年國垂亾而僅延者一
錢我祖宗二百年休養生靈殲於兵鏑疫癘饑而子
遺者無幾井邑荒墟烟火斷絕千里蕭然灌莽極天
於是而不思所以安集之生息之反從而侵苦馬竭
其力殫其財其亦不仁甚矣予雖涼于德亦不至如
此之忍也願念兵興以後國家多事而經用甚廣戍
守轉輸之勞餼糧齎送之費出於徭役正供之外者

不可勝記朝微夕發頭會箕歛而力不得不殫財不
得不竭使予赤子困頓流離丁壯或縊於道樹老羸
皆填於丘壑亟喪我躬寧丁我民負罪省愆焚灼在
心嗚呼君與民猶父子也民亦有心孰不知君之當
愛國之當憂哉凡今之聚財役力於民者皆出於國
計之甚不得已而至於練兵設險及比屯田等事尤
為今日保邦禦侮不可緩之急也雖其奉事之人施
措乖宜或重困生民者而究其原則予非以厲民也
佚道使民雖勞不怨惟爾庶民想必有怨於予而為
民之父母使民日瘁昧昧予思之誠無以自悅于民

目今春日載陽陰沍漸釋和風所動甘雨所潤枯槁
者蘇出蟄者昭百物欣欣皆有取生之意而哀我元
元獨異於此死者不可復生生者無以自聊道殍相
望野飢不収何罪何辜至於此極興言及此痛切心
骨中夜不寐臨殮忘食凡可以佐百姓者無所不慮
而議賑貸則倉廩已罄思復除則防禦正急于愛
民之心至此而無所售矣民或赦過予則何顏聞癸
巳逋欠之在民者常多久貽窮閭剗心之苦今茲特
許一切蠲免罪囚之淹滯者亦令急疏放俾無呼冤
節屋忍痛園門以傷天地好生之心凡干疵政弊法

之為民害而民不能自達者亦另諭方伯御史使之
盡心詢訪隨報蠲除庶予萬死餘民得休一分之力
以為寧邦之本而以無重予不德嗚呼小惠未遍敢
言深結乎爾驩至誠則乎內冀有感於予言宣

四月封倭正使李宗誠逃還

宗誠久留釜營有倭人密言闕白實無受封意將誘

致詔使拘囚困辱宗誠夜半逃歸宣初三遣沈

友勝具由奏聞致

五月清正燒寨撤兵渡海去皇朝復以楊邦亨為正
使沈惟敬為副使清正燒寨撤兵渡海去皇朝以封

倭副使楊邦亨為正使沈惟敬為副陳雲鴻奉勅未

宣

七月鴻山庶人李夢鶴作亂而已討破之大赦諭中
外

忠清道鴻山庶人李夢鶴聚兵作亂夜襲鴻山縣監
尹英賢被執又執林川郡守朴振國轉陷青陽定山
等六邑軍至數萬中外震撓夢鶴進攻洪州牧使洪
可臣收聚民兵且召州居武將林得義朴名賢前兵
使辛景恒等為守城計藍浦縣監朴東善聞變急報
于水使崔湖發兵欲進湖召東善相議以水軍非陸

戰之兵有持難之色東善大言曰此誠何時而較水陸之異乎遂盡發水營兵且令保寧縣監黃應聖聚集本縣之兵同入洪州城城中得援兵大喜擺立於城頭夜列~~燄~~照耀內外嚴勢頗張於是賊兵乘暗逃去夢鶴知城不可攻翌日引向德山路逃散相繼時本道兵使李時言住兵溫陽不敢進勦未援湖南都元帥權慄檄忠勇將金德齡等引兵來赴湖南兵進至石城賊徒先已聞購捕之令夜即其陣中斬夢鶴首來降朴名賢等出城追擊徒衆盡散權慄傳令搜捕州縣各自捕囚慄即訊取報皆致京獄上遣

知義禁尹承勳往襖山按問放釋誘脅而致京獄者百餘人正刑者緣坐籍沒如法大赦下教宣諭中外宣

策靖難功臣

未考

以討平李夢鶴功也錄洪可臣等四人歷

閏八月遣韓孝純于閑山島設科

從統制使李舜臣請也設武科試戍軍賜第宣

九月詔使八日本

邦亨等至日本秀吉盛飾館宇以待而辭貌倨傲偽稱脚瘡拜不屈膝接享邦亨等甚款忽怒責曰我放

戰之兵有持難之色東善大言曰此誠何時而較水陸之異乎遂盡發水營兵且令保寧縣監黃應聖聚集本縣之兵同入洪州城城中得援兵大喜擺立於城頭夜列炬雉^堞內外嚴勢頗張於是賊兵乘暗逃去夢鶴知城不可攻翌日引向德山路逃散相繼時本道兵使李時言住兵溫陽不敢進勦求援湖南都元帥權慄檄忠勇將金德齡等引兵來赴湖南兵進至石城賊徒先已聞購捕之令夜即其陣中斬夢鶴首來降朴名賢等出城追擊徒衆盡散權慄傳令搜捕州縣各自捕囚慄即訊取報皆致京獄上遣

知義禁尹承勳往襍山按問放釋誘費而致京獄者百餘人正刑者緣坐籍沒如法大赦下教宣諭中外宣

策靖難功臣

未考

以討平李夢鶴功也錄洪可臣等四人歷

閏八月遣韓孝純于閑山島設科

從統制使李舜臣請也設武科試戍軍賜第宣

九月詔使八日本

邦亨等至日本秀吉盛飾館宇以待而辭貌倨傲偽稱脚瘡拜不屈膝接享邦亨等甚款忽怒責曰我放

朝鮮兩王子還朝鮮當使王子來謝而使臣官卑是
謾我也白王宣上恩典感激至矣朝鮮則當加兵矣
又使人拒責黃慎等曰朝鮮有四大罪王子放還迄
不來謝使臣必以卑官苟充入送爾乃小邦自前侮
我歲貢不修朝聘不至且丹使逃還皆汝國所為並
國書國幣却之行長私接慎等巧辭遜謝而已宣

十月黃慎自日本遣人先報倭情

慎先遣人回奏倭國不受封事情兩使回還牌文先
來始聞清正等再舉兵渡海之報宣

十一月復遣體察使李元翼南下

時聞和事已敗朝廷洵懼元翼等請清夜待變上面
諭元翼還南措置防備曰卿與諸將戮力效死毋以
賊遺予再有龍灣之厄也上為出涕以送宣

十二月封倭兩天使還自日本

邦亨等還渡海平行長護送至梁山餞別而還黃慎
等先歸初慎以不竣使事欲留待以決兩使曰儉不
傳國書是將完歸也我等雖傳詔而封事不諧是辱
命也促慎同發行長每請慎以亨禮慎曰使事不遂
義當不食此國飯况領宴樂乎行長又要兩使請慎
叅席慎抵拒不從行長終始致遜慎至京命加資嘉

朝鮮兩王子還朝鮮當使王子來謝而使臣官卑是
謾我也我受官上書典感激至矣朝鮮則當加兵矣
又使人拒責黃慎等曰朝鮮有四大罪王子放還迄
不來謝使臣必以卑官苟充入送爾乃小邦自前侮
我歲貢不修朝聘不至且丹使逃還皆汝國所為並
國書國幣却之行長私接慎等巧辭遜謝而已宣

十月黃慎自日本遣人先報倭情

慎先遣人回奏倭國不受封事情兩使回還牌文先
來始聞清正等再舉兵渡海之報宣

十一月復遣體察使李元翼南下

時聞和事已敗朝廷洵懼元翼等請清夜待變上面
諭元翼還南措置防備曰卿與諸將戮力效死毋以
賊遺子再有龍灣之厄也上為出涕以送宣

十二月封倭兩天使還自日本

邦亨等還渡海平行長護送至梁山餞別而還黃慎
等先歸初慎以不竣使事欲留待以決兩使曰佗不
傳國書是將完歸也我等雖傳詔而封事不諧是辱
命也促慎同發行長每請慎以亨禮慎曰使事不遂
義當不食此國飯况領宴樂乎行長又要兩使請慎
叅席慎抵拒不從行長終始致遜慎至京命加資嘉

善臺諫刻其奉使不竣無功有罪上曰予為其獨勞
賞之若慎成使事是不可賞也蓋上意以和議不成
為幸也宣遣鄭期遠具由奏聞

賀至使尹如鏡賚到琉球國咨

昧考

咨云為敦隣好酬厚恩事郎該生同覆載地隔南北
雖無由會晤一堂實馳思於肝膈此情此義令人激
切萬曆十八年本國所屬要宇等進運米布被風漂
到貴轄津隘查審琉球人民優恤甚厚解送遼東轉
詣京師復還故土舉國僚頌繕功德而已願具後開
絹疋珍巖恭托使者帶回獻上以伸葑菲微誠云云

攷

福建哨倭官林日煌等漂到濟州押解遼東

昧考

天朝福建哨倭官林日煌等四十六名漂到濟州大
靜縣本國各給衣糧盤纏差通事朴仁儉押解遼東

攷

天朝以九連城為鎮江遊擊府

昧考

丁酉三十年謁先聖

昧考

倭復大舉八寇遣權恢告急皇朝

昧考

清正等兵蔽海而來復修西生浦竹島等舊壘遣權
恢齎奏告急

攷

遣尹承勳奉表謝恩

昧考

以天朝特許發兵救濟也

攷

○時兵部又劄行太僕

寺動支馬價銀二千兩給付差來陪臣自行貿易

藥給車兩沿道遞送

攷

天朝下石星獄拿問沈惟敬

昧考

帝以闕伯負朝廷大恩戕殺官兵荼毒朝鮮將石星

下獄沈惟敬拿問再發兵糧一意征討

攷

正月皇朝復以右僉都御史經理楊鎬等發兵東征

以右僉都御史楊鎬為經理兵部尚書邢玠為摠督

軍門麻貴為提督統宣大兵一千副摠兵楊元統遼

東兵三千副摠兵吳惟忠統南兵四千遊擊牛伯英

統密雲兵二千遊擊陳愚秉統延綏兵二千叅政蕭

應宮監軍戶部郎中董漢儒督餉以來救

七月倭賊襲殺統制使元均全羅水使李億祺忠清

水使崔湖死之復以李舜臣為統制使

均領諸將入加德前洋見倭賊渡海者極盛退還鎮

海境被賊夜迫諸軍潰散全羅水使李億祺忠清

使崔湖等皆赴水死均下岸被賊所殺

攷閑山敗報

至時朝野震駭上召見備局諸臣問之慶林君金命

元兵曹判書李恒福以為方今之計唯復以李舜臣

為統制使乃可上從之宣

八月倭賊陷黃石山城安陰縣監郭越前海南郡守趙宗道死之初體察使李元翼以安陰之黃石山城為湖嶺咽喉賊所必爭隸三邑兵命越守之賊至越督戰晝夜不懈城陷越拒胡床神色不變竟遇害二子履常履厚抱持罵賊賊并殺之越女嫁柳文席文席為賤所虜郭氏已出城聞之謂其婢曰父死而不死為有夫在耳今夫又被執吾何忍獨生遂自頸死趙宗道以前郡守家居常曰吾是食祿之人不可與奔竄之徒同死草間當明白死耳率妻子入城作詩

曰崆峒山外生猶喜巡遠城中死亦榮遂與越同死宣

九月倭賊陷南原摠兵楊元潰圍走

行長義智等分道進兵圍南原城相持累日賊兵以薪草填塹乘夜周薄而登亂放飛丸城中大亂摠兵楊元與麾下數人潰圍而走僅以身免天兵及我師盡所殺摠兵中軍李新芳千摠蔣表毛承先接伴使鄭期遠兵使李福男防禦使吳應井助防將金敬老別將申浩府使任鉉判官李德恢求禮縣監李元春等皆死之宣

九月倭賊北上揚鎬使副搃兵解生等迎擊大破于稷山南原陷賊乘勝長驅進逼京畿宣時提督麻貴提孤兵在京城軍情危懼列經理楊鎬自平壤馳入京城招提督責不戰之狀與提督定計密選騎士之精勇者使解生牛伯英楊登山頰貴領之迎擊于稷山解生等伏兵於稷山之素沙坪乘賊未及成列縱突騎擊之賊被靡走死者甚多又遣遊擊擺賽將二千騎繼之與四將合勢追擊又破之宣

九月內殿出幸遂安

素沙接戰之日經理提督請上出視江上人心洶懼

士庶皆荷擔而立內殿遂避兵西幸宣遂安郡列及報至京中乃稍定宣○內殿至郡一日教曰予始至聞雞聲多化漸少厨供之害已至於此耶自今禁勿復用列

十月內殿還京城

上幸興仁門外親迎廟社主至于權設所行焚香禮宣

十月經理楊鎬提督麻貴引大軍南下慶尚道鎬將行言於上曰不佞將舉兵南征願與國王偕往上應口而諾翌日上與經理縣轡出城經理從險路躍馬

而去上亦疾馳而及之容範安閑經理顧笑曰王可與共事矣上將下馬百官衛士無一人追及者惟宣傳官柳承緒進而執鞞及至江上經理固要上還都上乃還宣

十一月經理楊鎬討清正於島山

楊鎬到慶州督諸將攻清正于島山焚燒伴鶴亭等處賊窟斬獲甚多清正窮蹙請降圍島山○十有三日時天寒大雨賊援大至師左次而還鎬遂令諸道屯田備餉益修各樣器械規畫水陸四路征討之計

放戊○自圖島山以此見戊而聚書于此

統制使李舜臣破賊于珍島

昧考

賊由水路向西統制使李舜臣將戰船十二隻為先鋒令避亂船千餘隻作後援形勢大捷於珍島碧波亭下仍進屯古今島放

帝命薊遼摠督邢玠兼管禦倭御史陳效監軍昧考

按玠之管統東征已在出師時而復有此命未知何故耶或是兼管禦倭職牒今始追下耶邢官門差官賚奉勅書一道傳諭朝鮮國王節該朕念爾國近在東藩世效恭順曩年倭奴殘破爾疆土奔播義州哀籲請援朕為惻然特遣文武重臣帥師東征不啻救

焚拯溺伊時舉國猶有固志共助天討復爾土地還爾王子陪臣而倭奴畏遁悅首乞封朕念爾生聚未復姑從其請無非為寧爾也胡休息數年不加訓鍊狡倭再入張皇奏牘誘救天朝于是復有東征之役勞兵轉餉深歷險阻為爾防援朕字小之仁恤難之義亦勤矣茲遣禦史一員監軍督戰仍賜寶劔一口于軍門將士有不用命者並令先斬後奏爾君臣宜舉國努力以助王師無得自絕于天致貽後悔云云遣陪臣鄭崑壽奉表謝恩攷

戊戌三十一年二月提督董一元劉綬出來

領大軍渡江宣

二月舟師提督陳璘出來

領浙江水軍五百餘艘來泊唐津宣

三月遊擊擺賽卒于軍停朝市

上聞之問于禮曹曰我國卿相之喪亦且停朝市天將之卒也不可無變常之節禮曹請二日停朝市仍以官職高下為定限遊擊以上喪并依此例宣

四月帝運山東米賑饑

時賊屯據南邊民不得以時耕獲窮餒日甚皇朝運致山東米以賑之宣

四月罷臨海君職

上下教曰臨海君肆承召時沈醉誠極該愕罷職宣
四月備局請稅魚鹽不許

備局司啓曰我國三面濱海無處不產魚鹽民皆賴
此以生若事有統領區畫得宜則軍食亦將自此有
裕矣朝廷已有此議只患主管無人尚未施設請令
該司斯速講完而行之答曰法令必待人而行我國
法非不美令非不善而未見其效只貽其弊之從法
生如影隨形法反為影弊反為形非徒無益或又害
之小民嗷嗷不能措手足此不可不察也如欲必行

須得能幹其事者任之不然或舉措乖當或憑公作
弊侵奪小民之所資則邦本顛矣雖有粟可保而食
乎宣

主事丁應恭疏覈經理楊鎬

昧考

疏論楊鎬曰島山之役兵馬多致損傷匿不以報叙
功又不公致

六月經理楊鎬中軍彭友德招接伴使李德馨密言
曰主事丁應恭奏劾經理數其二十罪其中五事亦
干於貴國矣經理今將上本求回經理之不幸亦貴
國之不幸也翌日德馨往見經理以慰之經理笑曰

應恭之心腸異於常人真可惡也諸將不能辦事我欲以法鈴束而譏言至此作事亦難矣經理上辭本請罪求回上謂群臣曰不可以此陳奏天朝且宜移咨軍門使之陳辨凡事以直為壯吾君明見萬里必無他虞矣宣

六月舟師提督陳璘領軍南下

領水軍五百餘艘將下全羅道上幸銅雀江津以餞之宣

六月前議政府右贊成渾卒

渾字浩源天分甚高德器早成自童幼時服膺庭訓

又嘗尊慕李滉而私淑焉其為學以考亭為準則講明踐履交致其功而於本源之地尤慥慥焉與李珥論四端七情理氣先後之說往復累千萬言多有先儒所未發者李珥嘗稱曰若論見解所到吾差有寸長操履敦確吾所不及云初以學行被薦屢以職召皆不就上眷遇愈重召之不已渾力辭不獲雖間或赴都恒無久意歷計立朝日月不滿一歲壬辰之難為李弘老所構陷至是卒于坡山舊居學者稱為牛澗先生宣年六十四歷

七月以崔天健為陳奏使辨經理楊鎬等誣

其奏文曰經理都察院伺候陪臣韓應寅啓稱本院
上疏辭職臣竊問外間之言或說揚都爺被丁主事
叅奏島山之役兵馬多致損傷匿不以報府都督亦
并被叅或說叙功不公功多不錄或說經理都督與
清正講和或說經理等城朝鮮也是大錯或說倭奴
原數不多經理張皇瞞報兵糧當減雖未知其真的
而群言漸播遠近疑惑臣竊念臣以覆亡禍敗之餘
無復有自振之勢而特蒙皇上曲察小邦悶迫之情
洞燭倭奴兇狡之狀發兵運糧皆出睿斷蓋嘗一捷
於稷山而京城全再蹙於青山而湖甸完三廩於島

山而賊已禡魄臣感激洪造糜粉圖酬今者大軍齊
集蓄銳待發臣方供給資糧仔看廓清之舉不意撫
臣楊鎬上疏辭職將離任西還臣始而疑中而訝終
乃大駭其叅疏所論雖不得詳第據其流聞則多是
外不近之說亦有朝鮮人所言而通國之未曾知者
也伏見撫臣楊鎬自膺簡命銳意東事與督臣邢玠
按臣陳致協謀宣力殫竭思慮而勇往直前任怨敢
為最其長處也且莅任多年諳委本國殘敗之狀痛
懲棍徒科優之弊約已甚簡冰蘖自飭此則小邦三
尺童子亦所歎服去年秋賊酋行長攻陷南原清正

領大衆來會堯鋒已迫漢南都城之民魚駭鳥竄鎬
單車疾馳冒八危城慰諭餘氓申飭將士使人心依
賴賊情畏沮遂却賊於談笑指揮之間都城得保今
日皆其力也島山之役鎬以文職大官探甲上陣暴
露虎穴與提督及諸將勵氣督戰焚燒內外寨柵斬
獲千餘級清正窮蹙一穴渴餒幾斃而不幸天雨急
寒士卒多傷我勢已疲而賊援大集固將有腹背受
敵之患鎬與麻貴密察事機宣令左次排選馬軍身
自為殿即其事狀終始如至若征勦實績則陪臣及
諸將皆目見而知之功罪查覈自有公論天日在上

豈容虛誣臣於其時擬將勞績具奏上聞鎬過執謹
遜力寢其奏臣嘗以是為歎曾不料今日之論紛紜
至此自古當事之臣亦招人議功罪之間難適衆情
聖鑑孔昭明見萬里外其是非實虛終必洞察矣待
臣之煩籲哉仍念羈縻之說為伊計所中屢致差了
事機到今賊之情形益露臣之削弱滋甚若天朝欲
與之講和則非但敗目前之事而天下受其憂矣愚
夫愚婦皆知其非曾謂揚鎬身當東事而不料此耶
去年二月清正差一倭奴與被擄人假稱奉書提督
探我虛實鎬即執倭奴送于南兵副將吳惟忠任其

處置又於夏初行長遣朱元禮要時羅等托以講和
潛圖緩兵有書於提督以下各衙門又有書於小邦
禮曹鎬潛發其遺禮曹之書書辭可惡且緩我而待
新兵乃伊之奸計已事可戒鎬洞見此狀拘囚其使
不發其書將欲臨機行計取勝萬全今執此而罪講
和則亦寬矣昔我太祖高皇帝賜小邦勅書有曰王
國與倭為隣京都及沿海地方設等城子今小邦藩
蔽東海而全慶為小邦門戶必先備利禦此寇鎬欲
等城屯守以規遠計此是經理職內要務乃以是為
罪而錯疑小邦貽他日之患其與高皇帝詔諭旨意

大相遠矣此賊東自蔚山西至順天連營列屯九百
餘里等城窟塚屯田積穀更換舊兵添調精卒其志
豈徒然哉賊之多寡盛衰據此可知今乃謂倭衆本
少要減兵糧臣誠未知其定計之所在臣又聞此賊
將以秋初再調兵衆過海要與天兵廝殺明年秀吉
領大兵進犯遼左此正先發制人之秋茲者流言一
播軍政大變先者懈而思還後者沮而不發倘伊賊
訶此勢則抵掌相慶而起念至于此寧不寒膽抑臣
所深痛者大兵已發矣糧餉已運矣鎬方料理事務
已有定筭臣自幸滅賊有期天不見祐事又敗意累

年經營皆將壞了萬一浮議未定邊情莫白則臣之
滅亡有不假顧而竊恐天下大計自此去矣宣

七月天朝罷經理以萬世德代之

帝遣給事中徐觀瀾詳勘島山功罪經理萬世德代
楊鎬攷

鎬將還上出餞于弘濟院為之泣鎬亦慘然動容宣

七月提督劉綎引兵南下

上送之于銅雀江上宣

八月統制使李舜臣大破賊兵于古今島

舜臣與陳璘方宴聞賊欲襲之使諸將整束以待俄

而賊船大至舜臣自領水軍突入賊中發火砲燒五
十餘艘賊遂遁宣

八月以右議政李元翼為陳奏事辦楊鎬誣

奏文畧曰臣以悶迫之情危急之狀前後叫籲而聖
恩寬大如父愛子有呼必應無願不遂以至于今大
兵已發糧餉已運天威遠暢穀勢堂々臣自幸賊賊
有期深讐可雪自撫臣楊鎬革任西歸軍情懈弛兩
南疑懼我勢先動賊已乘之邊書告急朝到夕至目
今事勢十分危急而主管無人中外潰裂至於胡說
傳播遠近簧鼓或云祀議將搆或云兵糧當減將士

泮渙皆無固志人民驚惶若無所依夫凶賊之竊發
非必因楊鎬之去而鎬之革任適會於敵動之機以
此人情攀慕洵洵靡定眷戀之心同出至誠夫豈有
私於楊鎬而然哉持以楊鎬銳意討賊一力幹事庶
幾鎬在則賊可滅耳蓋鎬之得此於小邦者實有其
由去年秋賊逼漢南都城將潰鎬單車赴難談笑却
賊再全邦命島山之戡為將士倡探甲上陣連日大
捷幾縛清酋即此二舉而小邦之信服者深矣觀其
擔當東事晝夜焦勞任怨敢為不避訾謗則鎬之受
任盡瘁者至矣憐愍小邦仁摩義勵法度嚴明軍兵

畏戢則鎬之約已律下者著矣至於親括運艱董造
軍械措置規畫日不暇給其發號施令皆有以大慰
人心臣私切自幸賴此人而完事曾不料今日之論
遽至於此也况來茲日久經歷艱危道里遠近山川
險易無不洞察賊之堅脆虛實將之賢否勇怯無不
周知威名為醜虜所畏舉措為東民所服而一朝忽
見遞易夫外國事勢難易須經歷而後方悉狡倭形
勢虛實須熟探而後方驗若此者豈能料於時月間
乎假使撫臣所為盡如叅奏中所論猶當寬貸責成
以圖結局事竣之後徐議功罪亦未晚也况其所論

皆是情外不近者乎今者水陸大兵分道齊下先聲所及湖南震動鎬唾掌臨戎竟日舉事布置已定規畫已成苟不乘此機會催兵督餉一大懲剗則雖欲省費苟完目前適以滋起後患而天下受其禍此時用力又萬倍矣切迫之情已申前奏聖明之鑑想燭於萬里而憂危之狀日急一日復此冒昧塵駑不止臣宣為一楊鎬執宣

九月遣李廷龜李廷龜等如京師卞誣

主事丁應恭怒本國伸救楊鎬上奏詆誣本國甚慘歷上下教于政院曰今見丁應恭叅奏蓋因我國之

直言陳奏力救經理而為此洩憤之舉也予固知有此矣凡人之立於天地之間但當為我之所當為若復橫逆之自外至者初非所慮吉玄禍福順受而已應恭之疏不足以動予之一髮矣予為天朝東藩之臣初為賊酋所費據義升絕敗國亡家顛沛流離固守臣節如水之百折而必東萬死而不悔也目見姦孽橫恣忠良受誣終必誤天下大計故不得不陳情力辨使吾君洞照鬼域之肝肺予為楊經理而死死有餘榮當含笑於地下矣自古世人平日稍有名字及其小人欺蔽其君枉害忠良壞敗國家而恟於氣

皆是情外不近者乎今者水陸大兵分道齊下先聲所及湖南震動鎬唾掌臨戎竟日舉事布置已定規畫已成苟不乘此機會催兵督餉一大懲剗則雖欲省費苟完目前適以滋起後患而天下受其禍此時用力又萬倍矣切迫之情已申前奏聖明之鑑想燭於萬里而憂危之狀日急一日復此冒昧塵駭不止臣宣為一楊鎬狀宣

九月遣李恒等李恒廷龜等如京師卞誣

主事丁應恭怒本國伸救楊鎬上奏詆誣本國甚慘歷上下教于政院曰今見丁應恭叅奏蓋因我國之

直言陳奏力救經理而為此洩憤之舉也予固知有此矣凡人之立於天地之間但當為我之所當為若復橫逞之自外至者初非所慮吉玄禍福順受而已應恭之疏不足以動予之一髮矣予為天朝東藩之臣初為賊酋所脅據義升絕敗國亡家顛沛流離固守臣節如水之百折而必東萬死而不悔也目見姦孽橫恣忠良受誣終必誤天下大計故不得不陳情力辨使吾君洞照鬼蜮之肝肺予為楊經理而死死有餘榮當含笑於地下矣自古世人平日稍有名字及其小人欺蔽其君枉害忠良壞敗國家而恟於氣

燭畏其中毒依阿澳忍不出一言縮頸奔走於姦臣
之願下盡喪其平生所守者予視之不啻如犬彘予
不忍為此態也設使天朝如應恭之言亦師移之予
將稽顙蹈舞寧有一悔乎嗟嗟痼病昏劣之身自知
已明前後屢乞就閒而不幸以至今日不得不遺恨
於卿等也聖旨未下方在戾罪之中豈敢以藩自處
偃然無異平日乎况百病叢身寧能久存亦何面目
接待天將乎自今凡諸機務令世子處決接待等事
亦令世子代行自是上閉闔不視朝歷代總目日上
席藁不視事
領議政柳成龍等率百官啓曰國家不幸意外之變

又至於此謔人交搆變亂黑白自古而然然豈有如
此之人者哉皇上既令科官并劾則今日唯當泣血
呼冤陳達於給事衙門及軍門御史發白其姦狀遣
使陳辨不可小緩此等處置必須汲汲稟裁而聖教
如此臣等將何以處之耶國家事至重且大豈可因
一奸人而不為其所當為使益至於不可收拾乎上
答曰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五倫而君臣之義居
其一若於此而得罪則禽獸而已今予得引賊叛君
之名入臣負此罪惡以何面目立於天地間乎卿等
以此情勢哭訴於諸衙門且急遣使諸辭藩位此外

無他道理卿等勿為他言宗室大臣三司藝文館皆
力爭久而後乃視事遂以右議政李恒福為陳奏使
以遣之其奏文畧曰日者賚畫丁應恭以等城一事
搆臣以不測之語臣驚惶痛迫已經具本哀籲去訖
方西望雪涕怵惕命繼而見本官第三疏搆捏小
邦極其狼藉讀之未終心腸墜裂臣既被此名誠不
可一日容息於覆載之間惟當早伏王法以謝天下
第以一死固甘而臣之情事苟或有一毫之未白則
生為逆臣死為逆鬼地下之目亦不得瞑矣既中所
論言亦污口誠不欲掛之齒牙有所陳辨然君父之

側固非妄言之地是非虛實此心難期有罪無罪皇
鑑在上臣請逐一條陳謹查日本自高麗之季以至
小邦之初躡梁侵掠歲為邊患東南沿海數千里之
地廢為榛莽先臣康猷王力戰殲討僅能勘定而猶
未能防其竊發大馬一島最近於我其人利我互市
來款南邊仍其納款許其往來其後日本諸島之倭
亦有因緣求好小邦視之如禽獸待之如蛇虺為生
靈計遂許以闕市以中其欲或賜以米穀以悅其心
於是有館待倭奴之例伊勢守之歸賜以細米壽蘭
僧之還付送諭書即此也至正統年間因其求使嘗

遣陪臣申叔舟通諭而來蓋所以驗察彼中情形盛衰強弱而仍探聽賊情報聞天朝此固有國之所不免而亦天朝之所已知也惟其如是故正統癸亥年間倭寇上國仍掠小邦濟州為小邦邊臣所得餘賊遁歸對馬島小邦遣人諭島主拿送遂獻俘于天朝嘉靖癸未倭奴作亂於寧波府殺邊將而走其黨藤原中林等被獲於小邦即獻俘馘及所搶唐人於嘉靖癸丑丙辰年間俱獲入犯之倭節次獻俘屢蒙朝廷獎賞此皆小邦為天朝竭誠殫力一面捍禦以遏其鋒一面撫輯以防其釁使醜類畏服不敢生心以

弭邊疆之禍以効藩屏之職者也且對馬島倭初請來寓於齋浦釜山鹽浦等地以為互市釣魚之所小邦遂許其來居使之探候賊倭聲息此所以有三浦倭戶之說也然其居止及通行皆有定處不得違越因緣結幕者商販潛接者事畢後故留者一皆痛禁此則海東記已盡載錄即小邦鈴束之意亦可以見而其後漸成蕃滋至正德庚午三浦之倭作亂殺齋僉使李友曾小邦遂遣將勦滅三浦之無倭戶今已八九十年今乃謂小邦令世居倭戶往招諸倭起兵同犯言之不近乃至於此至於海東記畧是乃陪臣

申叔舟得倭人所記其國風俗世系地圖遂仍其本
稿附以小邦款待倭奴事例作一冊名為海東諸國
記蓋小邦與日本穀跡邈然只是來則不拒畧為羈
縻之計而已至申叔舟往來之後稍知其國事蹟因
謄出一編以為異國之奇聞而今乃以覆瓿之斷簡
作為陷人之奇貨據摭流聞捏造虛辭亦已甚矣其
所謂年號大書分書之事又不足辨蓋此書只因其
國所記而添註故其國僭稱年號之下分誣天朝年
號以標日本僭稱之某年為天朝達元之幾年如曰
嘉吉元年即正統六年云者是也大書者本記也分

書者添註也加一即字其意尤明春秋因魯史所作
故大書魯元年其下分註周平王幾年亦可因此而
有覲於尊周之意乎况其國王闕白皆書死尊奉者
果若是乎且書中既稱來朝而今乃謂彼此相朝書
中既云賜米而今乃謂鮮人納貢自做臆說以掩其
實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若曰小邦奉日本年號則序
文之末何以揭天朝成化紀元乎且序文則申叔舟
第仍其書而泛論古昔待夷之道是不過一文人措
語之謬事在百年之前微瑣甚矣而今欲執此而為
罪案目之以輕貶中國豈不寃乎况其書中所謂欺

誑真為變詐百端溪壑之欲無窮小拂其意便發憤
言地絕海隔難審情偽等語即小邦待倭之情已自
槩見至於稱祖一事小邦海外荒僻自三國以來禮
義名號慕效中朝多有倂擬至我先臣康猷王凡有
干紀者一切釐正以至微細節目亦未嘗不謹以為
上下截然之分傳之子孫守如金石而獨其稱號則
自新羅高麗有謬誤蓋以臣民襲舊承訛猥加尊稱
相沿不知改此實無知妄作之罪以此受罪臣雖萬
死固無所辭若謂之僭則非其情也小邦自先臣以
來血心事上盡禮盡誠律用大明律曆用大統曆用

大統曆服色禮儀無不慕尚而天朝之來有迎詔儀
陪臣之去有拜表禮正至聖節有望闕之禮率皆虔
心精白肅敬將事一如對越天威以至各樣文書公
私簡牘皆奉年號習為恒式此蓋常經通義撐拄宇
宙不以內外而有間無論智愚而皆知者也豈敢以
區區一號自陷於僭上之憲哉况茲者天朝之視小
邦如一家小邦書籍如國乘稗說多入於中國小邦
事蹟班班可見且七年之間大小衙門各營將官
往來軍兵及賣買商賈背項相望表裏無間小邦所
為纖芥難掩若所謂夾江中洲者與小邦義州只隔

一水冰合之後漫為平地彼此人民交通賣買恐惹起事端故嘉靖年間移咨都司或奏聞朝廷將冒耕等處盡行拋荒至於立碑禁約事之顛末不過如此小邦自有分土天朝亦有定制疆場之事小邦固當慎守其一而一聽處分寧有彼疆此界互相爭占之理只欲禁革任種以防混處惹事之患而已小邦不曾與遼民爭訟而乃云爭訟都司不曾以此事斷案而却說斷案言之因極至於是乎最所冤痛者辛卯之春賊酋秀吉篡君稔惡陰懷異圖遣使致書以探虛實資以同送要以假道臣拒以大義絕其使即

具奏馳聞事蹟昭然今不必煩辨寧有引賊入內自覆其國而爭地於君父之邦者哉臣雖無狀不至於狂惑喪心求之理近乎否耶若然皇上緣何發十萬兵以援犯上之屬國小邦緣何竭七年力以戰自招之倭賊然臣之得此於贊畫者亦有其由臣頃於楊鎬之歸抗奏保留論議相左激而至此然臣之意則只以楊鎬久在小邦一心討賊小邦之人方倚此而成功一朝受枉邊機將誤却恐大事漸跌他議或間懇乞專任以畢天討是臣區區保無他意臣失職辜恩方竦嚴譴尚安敢結黨朋欺以重臣罪贊畫東來

一水冰合之後漫為平地彼此人民交通賣買恐惹起事端故嘉靖年間移咨都司或奏聞朝廷將冒耕等處盡行拋荒至於立碑禁約事之顛末不過如此小邦自有分土天朝亦有定制疆場之事小邦固當慎守其一而一聽處分寧有彼疆比界互相爭占之理只欲禁革任種以防混處惹事之患而已小邦不曾與遼民爭訟而乃云爭訟都司不曾以此事斷案而却說斷案言之因極至於是乎最所冤痛者辛卯之春賊酋秀吉篡君稔惡陰懷異圖遣使致書以探虛實資以同送要以假道臣拒以大義其使即

具奏馳聞事蹟昭然今不必煩辨寧有引賊入內自覆其國而爭地於君父之邦者哉臣雖無狀不至於狂惑喪心求之理近乎否耶若然皇上緣何發十萬兵以援犯上之屬國小邦緣何竭七年力以戰自招之倭賊然臣之得此於贊畫者亦有其由臣頃於楊鎬之歸抗奏保留論議相左激而至比然臣之意則只以楊鎬久在小邦一心討賊小邦之人方倚此而成功一朝受枉邊機將誤却恐大事漸跌他議或間息乞專任以畢天討是臣區區保無他意臣失職辜恩方竦嚴譴尚安敢結黨朋欺以重臣罪贊畫東來

亦膺帝命再䟽三䟽籌度何事督撫按鎮殆盡一網
東征將士之專意主戰者皆被詆并且懼東事之牽
完務壞諸人之成績使軍情解體其主意所在蓋可
知矣即小邦滅亡已不足言而竊恐天下大事自此
去矣臣東藩之外臣迹不八於朝無毫髮之援所恃
者吾君也臣既至此生不如死環東土數千里淪為
禽獸之區是臣不惟獲戾於聖明而又得罪於倫紀
為萬世之罪人得罪於祖先為一家之罪人得罪於
臣民為一國之罪人縱使讐賊盡滅疆土盡復惡名
在身持此安歸伏願聖明將臣所奏特下公庭另行

查辨事果是實亟正臣罪以肅王法如係冤枉亟賜
昭雪俾臣得以自立於天壤之間則臣雖死之日猶
生之年也兵曹叅議李廷龜之製也上覽而嘉之遂
擢拜工曹叅判為副使明年閏四月李恒福等還自
京師禮部回咨曰奉聖旨國體軍情皆朝廷大事朕
豈以一小臣私忿妄訐不念將士久戍勞苦與屬國
軍民泣籲苦情丁應恭舉動乖謬威制勘科幾誤大
事姑著革職為民回籍聽戡你部移咨慰諭朝鮮王
俾知朕始終字恤德意仍令戒訓國人益堅恭慎之
欽此合行移咨煩為欽遵明旨安心釋慮力圖善後

用光王業仰副皇仁仍曉諭臣民咸使知聖明洞然
遠覽業有處分各宜恪修職業永矢忠誠毋得妄自
疑畏有辜德義去宣

復遣申湜奉表謝恩

攷

九月天兵四路討賊李舜臣中丸死

軍門邢玠經理萬世德分遣四路諸將東路則提督

麻貴主之叅將楊登山遊擊擺賽按擺賽死在三月初

此似都司薛虎臣副提兵吳惟忠叅將王國棟遊擊

陳蠶遊擊葉思忠遊擊陳宣遊擊顏貴副提兵解生

遊擊陳愚聞遊擊彭信告等咸鏡中路則提督董一

元主之副提兵李如梅遊擊奎寬遊擊赦之聘遊擊
葉邦榮遊擊盧得功遊擊茅國器遊擊安本立副提
兵李寧副提兵張榜等咸鏡西路則提督劉綈主之
副提兵李芳春遊擊牛伯英遊擊藍芳威叅將李寧
遊擊曹希彬遊擊吳廣等咸鏡水路則提督陳璘主
之遊擊許國威叅將王元周把提李天祥遊擊季金
遊擊張良相遊擊沈茂遊擊福日昇把提梁天胤等
咸鏡大約南北兵十四萬二千七百餘名九月四路
進兵麻貴持重不戰董一元大敗於泗川劉綈以計
誘賊使退陳璘與本國統制使李舜臣等遇賊於露

梁焚燒賊船麤戰大捷李舜臣中凡死時秀吉會死
諸賊皆捲兵而去攷行長等城于倭橋堅守不退劉
綈復進攻之李舜臣陳璘扼海口以逼之行長求援
於泗川賊沈安頓吾舟台從水路來援舜臣進擊大
破之焚賊船二百餘舟未獲無筭追至南海界舜臣
親犯矢石力戰有飛丸中其脅左右扶入帳中舜臣
曰戰方急慎勿言我死言訖而絕舜臣兄子莞秘其
死以舜臣令督戰蓋急軍中不知也陳璘所乘船為
賊所圍莞揮其兵救之賊散去璘使人于舜臣謝救
已始聞其死後倚上自投於地撫膺大慟我軍與天

兵聞舜臣死連營慟哭朝廷贈右議政宣

十二月倭賊撤兵渡海去

先是秀吉死家康用事取諸將妻子為質收其軍還
蔚山泗川順天三路之賊皆渡海去宣

建闕王廟

昧考

壬辰征倭時闕王屢現其靈以神兵助戰皇朝將士
各出金劊廟於崇禮門外山麓本國亦助費以成及
及工訖上親臨拜塑至庚子皇朝以四千金付撫臣
萬世德命立祠於本國而詔之曰闕公之靈素以
中國平倭之役亦賴顯助本國固當尸祝之上急有

梁焚燒賊船麤戰大捷李舜臣中凡死時秀吉會死諸賊皆捲兵而去攷行長等城于倭橋堅守不退劉綈復進攻之李舜臣陳璘扼海口以逼之行長求援於泗川賊沈安頓吾頓吾從水路來援舜臣進擊大破之焚賊船二百餘艘焚復無筭追至南海界舜臣親犯矢石力戰有飛丸中其背左右扶入帳中舜臣曰戰方急慎勿言我死言訖而絕舜臣兄子莞秘其死以舜臣令督戰益急軍中不知也陳璘所乘船為賊所圍莞揮其兵救之賊散去璘使人于舜臣謝救已始聞其死後倚上自投於地撫膺大慟我軍與天

兵聞舜臣死連營慟哭朝廷贈右議政宣

十二月倭賊撤兵渡海去

先是秀吉死家康用事取諸將妻子為質収其軍還蔚山泗川順天三路之賊皆渡海去宣

建闕王廟

昧考

壬辰征倭時闕王屢現其靈以神兵助戰皇朝將士各出金劊廟於崇禮門外山麓本國亦助費以成及及工訖上親臨拜塑至庚子皇朝以四千金付撫臣萬世德命立祠於本國而詔之曰闕公之靈素著於中國平倭之役亦賴顯助本國固當尸祝之上

司又建廟於興仁門外皇朝賜額曰顯靈昭德王闕
公之廟歷

己亥三十二年正月遣韓應寅謝重恢恩

以韓應寅為謝恩使如京師為謝再發兵糧終始拯
濟克鋒敗退邦域重恢事也宣應寅回帝勅曰此者
倭奴平秀吉肆為不道以兵蹂躪爾邦蕩無寧宇朕
念王世供職貢深用閎惻故茲七年之中日以此賊
為事始薄伐繼視無容終加靈誅蓋不教乃天之心
而用兵非予得已安疆靖亂宜取蕩平神惡凶盈陰
殲魁首大師乘之追奔逐北鯨鯢戮盡海隅載清捷

書來聞憂勞始釋今王令陪臣奉表稱謝貢獻方物
具悉王懷德感恩之意特降勅獎勵仍賜彩幣表裡
就令陪臣賚去以答忠誠至可收領先曾陳籲所誣
朕以心體亮本無疑于王下廷臣雜議又具言王必
無他已有別旨昭雪想能知悉云云

正月提督麻貴引還京城

上出江上迎勞之是後諸將之還也上輒迎之江上
宣

二月監察御史陳效卒

上親臨其喪祭以大牢宣○陳璘露梁之戰搃兵鄧

子龍力戰以死三月其喪自南至京上親臨以祭之
宣

四月軍門邢玠率諸將西還

上出餞于弘濟院玠奏留萬世德杜潛李承勛等仍
住王京從我國之請也宣○本國人民隨天兵過江
者寄住於遼東廣寧山海關等處有願回鄉土者移
咨兵部及遼東等衙門盡數查還攷考異攷事撮要
曰帝遣都督同知李承勛提督善後軍務山東

按察副使杜潛監軍留兵共二萬四千餘名移咨遼
東布政司擬罪瞞告人孫得春等

未考

義州蘭子替子二島每與遼東人相爭萬曆二十三
年分道楊鎬許令本國人分占耕種有孫得春等瞞
告布政衙門不許再行耕種本國移咨布政請照舊
耕種張布政將孫得春等擬罪咨會本國立碑封記
永為遵守攷辛丑蘭子替子二島鎮江遊府又禁革
拋荒以為牧放之地本國移咨布政及鎮江衙門再
行踏勘許合照舊耕種壬寅鎮江遊擊祖承訓稱萬
軍門分付欲於蘭子島上立碑為界以為牧放之處
本國查明節年咨會分守轉詳撫按兩院許令本國
軍民照舊耕種緣由移咨鎮江仍差通事朴仁祥等

賚咨赴遼東爭辨癸卯鎮江遊擊以蘭子替子二島
原係本營牧馬草場不許鮮民越界交通移咨來會
本國通查節年禁耕立碑緣由畫圖貼說差通事朴
仁祥前去遼東及鎮江請令本國人照舊耕種甲辰
遼東人孫得春等又冒耕蘭替二島遣通事朴仁祥
赴巡察衙門爭辨蒙本院詳允將孫得春鮮國松等
擬徒五年納銀贖罪仍將本島議歸朝鮮查照二十
原立界限挑窰大塚立碑永守乙巳遼東布政司將
冒耕犯人得春鮮國松等減杖徒二年半贖於蘭替
二島立碑永遵如再越限重究同年蘭替之島出給

斷案立碑之時只立於替子島而蘭子島則不行立
標一體立碑以杜後弊等情移咨鎮江回咨曰沿江
諸島界限處立碑永為遵守云云攷

遣使進獻助工方物

昧考

先是丙申上國乾清坤寧二宮火災遣盧稷奉表陳
慰攷至是中朝營造乾清坤寧宮王遣陪臣進獻助
工方物帝降勅褒諭仍賜白金蟒衣列

遣尹洞將全給留兵折色事奏聞

按此段事攷未詳

月

策士禁老莊語

昧考

庭試策士教考官曰暨見試製有用老莊語者自三
墳八索以來可法之文不為不多安用莊生設淫之
說今宜禁斷列○嘗語講官曰存心有要日用之間
千緒萬端交接於前廓然大公愼而應之不以外物
之來動其中然後欲靜而靜欲動而動矣不然而邪
思妄慮有如雲興則欲為消遣而不可得蓋心如止
水難矣列○時有物怪天將求卜者占吉凶上曰天
之賦物不得其常是謂之恠之者失其常也常者理
而已矣人事之失其理者皆足以應之而受其凶象
占昭之豈待占乎彼一箇旨安能知之

列按此二段
列記在丁

酉年

庚子三十三年六月王妃朴氏昇遐

以是月二十七日戊戌昇遐于離宮慶運宮春秋四
十六謚曰懿仁至甲辰追上尊號曰徽烈至祔廟時
加上尊號曰貞憲后待諸嬪御恩愛備至撫諸兒有
逾已出上欲試其所為戲叱其兒兒輒走隱于后之
後引其裳而蔽其身且平生未嘗疾言遽色至於宮
人女奚亦不曾乘怒叱罵是以上嘗曰后於妬忌之
念矯情之行文飾之辭非但不作於心雅勸之不為
也及薨市廛父老出涕相勉曰爾輩平日曾聞有中

宮貿易乎送終之用不容不盡心列○當后始寢疾藥房以醫女爰鍾稍解文字術業於其類請令入診上曰聞爰鍾是娼女雖有軒岐之術不可出入於內庭也宣

九月經理萬世德等撤還

萬世德上本以倭事已完請撤大兵是月經理按察俱回去本國遣辛慶晋乞留南兵三千併給折色月銀鎮守南邊帝許之復遣閔夢龍奉表謝恩致

十二月葬懿仁王后

以是月二十二日葬于楊州健元陵東岡曰裕陵後

改穆陵列

夏至使韓德原賫到琉球國咨

昧考

琉球國中山王尚寧咨為歷修聘問以答厚恩事節該差長史鄭道等詣京師貢方物敢奉土儀咨交責使之京師者為之轉致微情又所屬七島山來報關伯於二十六年七月初六日身止尤為貴國深幸仍將土夏布芭蕉布各二十匹排草二十斤送來致

遣李時彥奏請義州遺下米斗勿許運回

昧考

遣李時彥將義州遺下米宜勿許運回遼東以備不虞事奏聞明年天朝欽賜義州遺下米豆十二萬餘

石令賑濟飢饉之民遣鄭光績具奏謝恩啟

辛丑三十四年正月皇朝再賜誥命見服

初兵火時上之受封誥命見服並皆淪失不保列至是順差賀節使趙挺奏請補賜是月挺回自京師帝賜上及懿皇后誥命見服其誥命曰朕惟王者持危舉廢莫厚于仁立國安人莫大乎禮故禮者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雖文章物采無敢廢也爾朝鮮為國素敦禮教懋篤忠信稱我優嘉自頃以來越在草莽典章文物幾于蕩然朕為爾洗滌凶妖恢復土宇固我師武臣力亦不可謂非爾秉禮之效否則

軍旅安經政令安行慎物不守事及大逆尚有今茲之捷乎爾王諱以誥命見服奔迸莫守遣使未告祈得賜如初夫事上蒞下須此修容復漢威儀朕所矜許是用勅尚方製給仍賜之誥爾尚敬哉朕不以禮假人爾母以菲廢禮藍縷啓楚大布興衛薪膽伯越皆王今日事懋哉母忝朕命王妃朴氏誥命曰夫家有婦慎國有母儀穆修閨門共承宗廟矧是唱隨既久艱逃嘗屬茲惟故鈕亦類糟糠賢淑著稱褒嘉可後爾朝鮮國王李○妃朴氏蚤以嘉耦作配大邦服我訓辭輔成樂善頃遭播蕩幸來胥宇宜應新命賜

爾舊章其祗奉明綸克恭匪懈鷄鳴交徹求奠東維
敬之哉遣陪臣黃慎奉表謝恩及禮曹以欽賜冕服
長短不適請改造上曰吾皇上之賜當服之無數何
敢改也予於壬辰蒼黃西遷之時宮中之物悉棄之
惟皇上之所賜蟒龍衣手索提出擬於死時必著此
衣而終也其衣至今猶在時或披見不覺涕下也列
按趙挺之往還放則皆在辛丑列則往於庚子而還
於辛丑正月二說不同然既請懿仁王后諡命則此
事似在王妃喪葬
時列說似是故從

三月命繕寫春秋

教于政院曰亂前欲以春秋依綱目之制以左傳為

目以胡傳為發明方繕寫一二卷而遭亂中掇予每
恨之今可依前式寫出以就予志但其卷帙頗多必
多書寫人然後可以速完又必使遽於春秋者彙分
類聚詳加證正俾無差謬宣

三月命立慎懷世子及恭懷嬪主

教于禮曹曰恭懷嬪事予不忍言之因事變國家遑
遑尚未立神主慎懷世子亦無神主予偶思之淚隨
言零其令有司立主致祭宣

五月錄扈從勲

以李恒祐鄭崐壽為元勲恒祐啓曰大駕駐寧邊之

日沈忠謙與臣請對自上張燭而見臣等忠謙曰臣
初勸上北幸今聞恒福之言亦有理故請對耳當時
登對之言自上必當省記若非忠謙決策請對則大
駕幾不內義州矣是夜自上命臣出募諸臣願從者
臣遇洪進于門問所向進曰當隨駕臣故試其意設
數條以難之進泣曰迂拙儒生縱使東還有何所為
不如得死於君父之側又見李碩問之碩曰何問為
臣曰今日兩宮始分我欲知公去就碩張目曰君父
所往安問去就又有人來傳武人韓淵者慷慨言家
世以忠義相傳遭亂不得隨君父何面目歸見妻孥

寧赴戰而死臣聞而招問之果然乃與三臣約此事
只臣知之無人可證及至今日半登鬼簿幽明雖隔
舊義難忘獨臣過蒙獎賞實不能自安於心而有愧
於三臣况李德馨之功實闕機宜只以當初因公幹
南下追及平壤非自京扈從之類無人舉其名臣實
措之上答曰德馨之功予所知之只緣非初從之人
不錄於有司書啓中姑待定功妄欲議之今此啓辭
實獲我心方賊鋒長驅而至也自請往誘以緩其勢
至平壤單舸見虜諭以利害此豈人人之所能為乎
非忘身徇國者不能也且忠謙請對之說曾所親知

而如進等願從之言今始得聞令人淚落既以卿為元功此在卿酌處耳宣

五月選廉謹吏

選李元翼柳成龍許潛李時彥等四人大臣則官其子潛等加資宣

八月李廷龜等請量田

上開筵同知事李廷龜曰亂後田制蕩然無形量田雖曰騷擾而臣意以為不然京官下去則雖剛明之人必不能祥察自今年收獲之後令其邑宰巡審境內從實報聞然後遣御史考覈虛實如有隱漏者重

治其守令則必不至騷擾矣但此不可施之於一郡一縣必使八路并行然後民役無輕重之偏矣當今最急者無過於此大司憲成泳曰必須先正田案然後量入為出雖事大供上之事不可一從平時規模煩文末節盡除去然後方可取民有制矣前日諫院請罷尚方貿易自上快從之若因此擴以充之則何事不可為也躬行節儉爰養民力則恢復之道必由此出宣

差護軍朴丁亮拿解天朝逃兵于遼東等衙門昧考天朝逃兵招集徒黨騎步三十餘名作反鄉拿委官

李承寵葉靖國等掠打刃傷破開獄門奪取在監逃兵十五名馳出興仁門外屯結作陣本國發兵擒捕咨報經理及遼東等衙門差護軍朴丁亮管押解送逃兵落後者前後數百餘名卽次拿解于遼東及鎮江衙門攷

平義智遣橘智正乞和

昧考

對馬島倭平義智連遣橘智正刷還被虜男婦來要和好乞通關市遣柳根具由奏聞並咨禮兵部軍門等衙門是年智正等又來贖和探天兵有無移咨萬軍門乞遣天朝委官嚴辭開諭攷

乞罷中江開市許之

昧考

撫院因本國乞罷中江開市移咨本國曰邇因倭犯朝鮮暫議開市以濟軍需不過一時權宜之計况今倭奴業已退遯卽將中江交易盡行停止再不違許禁貿易致起爭端明年太監高洋移咨請復事極嚴切更令義州官照舊買賣攷

壬寅三十五年七月丹金氏為王妃

妃領敦寧延興府院君悌男女以是月十三日丹為王妃年十九是為昭聖貞懿明烈光淑莊定仁穆王后列

十一月戶曹請採銀不許

戶曹請採銀上答曰煮海鑄山欲以裕民足國意則善矣但利源一開弊必夥從三秋桂子等閒詩句尚能起金虜立馬吳山之心况我國處處銀礦之說流入敵國則安知無流涎投鞭之志乎即今太監分據十三省大開銀穴利盡錙銖若令我國銀山之說聞於中朝設官開礦如前朝行省之為則當此之時不敢知何以處之乎大槩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減一事其勿舉行宣

文廟重修告成上謁先聖

啟

昧考

遣賀節使金玘附奏倭情請兵不許

昧考

橘智正三次出來密問天兵有無形情叵測遂頓付賀節使金玘奏請願得水軍將一負量帶選鋒數百督同本國邊將訓練士卒使聲勢遠播明年玘回帝勅諭曰倭使數至負言興兵奏請遣調以壯聲勢朕覽之惕然謂宜體悉但遣將一負調兵數百以戰則寡以守則弱亦何濟之有莫如自強一改絃轍大修耕戰逐一料理昔老子貴茲猶不諱戰文王明德亦隸鈞援鄭僑葛亮皆以嚴理豈以懦緩為弘仁苟安為體息哉壬辰之事至今毛踈可不戒歟夫一旅中

興於今為烈千里畏人舉世所笑王其勉之母辜朕
意遣李鉄奉表謝恩攷

移咨禮部致謝方物事

未考

謝恩候黃慎來咨曰在京時禮部蔡郎中曰你國不
進毯絲布已違舊例前日陪臣之回再三諭說而今
進方物如何又缺前項布子你國敬事天朝非他國
比但近來所獻方物如白紵布席子等物品多麤下
自今以後精擇以進遂移咨禮部以本國被寇殘破
以致方物之欠悚反謝罪攷

遣金信元等請封世子不許

未考

遣金信元等請亟丹封世子以定國本禮部尚書馮
琦等奉表自請對事大難以輕率移咨國王詳加擬
誠務求來奏攷

命修前代諸王及忠賢墓

未考

教于禮曹曰前代諸王墳墓及忠賢之墓并令修治
封植以敦崇德象賢之義列

癸卯三十六年五月行判中樞府事鄭琢致仕

琢上疏乞致仕上下其議禮曹啓曰大夫七十而致
仕者以禮經而有德則君不許亦是禮經蓋人臣
筋力已衰則不可強廢職事而人臣之心遽從其請

興於今為烈千里畏人舉世所笑王其勉之母辜朕
意遣李鉄奉表謝恩攷

移咨禮部致謝方物事 未考

謝恩候黃慎來咨曰在京時禮部蔡郎中曰你國不
進毯絲布已違舊例前日陪臣之回再三諭說而今
進方物如何又缺前項布子你國敬事天朝非他國
比但近來所獻方物如白紵布席子等物品多麤下
自今以後精擇以進遂移咨禮部以本國被寇殘破
以致方物之欠悚反謝罪攷

遣金信元等請封世子不許 未考

遣金信元等請亟丹封世子以定國本禮部尚書馮
琦等奉表合請對事大難以輕率移咨國王詳加擬
誠務求來奏攷

命修前代諸王及忠賢墓 未考

教于禮曹曰前代諸王墳墓及忠賢之墓并令修治
封植以敦崇德象賢之義列

癸卯三十六年五月行判中樞府事鄭琢致仕
琢上疏乞致仕上下其議禮曹啓曰大夫下而致
仕者乃是豐而有德則君不許亦是蓋人臣
筋力已衰則可強縻職事而人君不忍遽從其請

亦終始優老之盛意我國古制雖未詳知叅以聞見
亦有所傳文武官致仕者有陞秩給捧賜勅之典又
有給驛還鄉日給食米之教前者故相沈守慶致仕
而加致仕二字於前御之上引年請考是雖古禮今
無可據之例云上曰禮經有致仕之文國典有致仕
之法前代有致仕之制唯我國獨不行似垂優老之
意老者安之大夫懸車古之道也今逐退去其鄉仍
乞致仕從其願恐無不可遂議于大臣竟從其請宣
六月立溫祚廟於稷山
忠清監司柳根請修建百濟始祖溫祚廟於稷山上

從之宣

八月命退等時御宮墻而已罷之

時御所有投石踰墻之變命退等宮墻備邊司啓曰
時御所權設於閭閻今已十年其間虧損苟且難以
盡言在聖上之心卧薪之不暇而群下之情夫豈一
刻自安乎但今日退等宮墻之役移之於修葺景福
宮舊城則彼有舊功而用力不多此為無益而其役
浩大不特事勢為然修葺舊闕亦是不可已之事略
設房屋如衛文公之茨舍于曹則孰不為宜乎曾聞
天朝人論說則亦多以速擇地而定處為言矣上命

停退等宮墻之役宣

○按列癸巳上初還都時有事舊宮搆草屋之教似是此手事

以類聚書之耳

九月對馬島倭平義智遣橘智正求和

義智等遣橘智正刷還被虜男婦數百餘名求和
且請開市命二品以上會議皆以為我國與倭國義
不共一天而經亂十年尚且玩愒兵力人心無一可
恃姑試羈縻徐圖長策似合權之時宜尹根壽以為
此賊之退專仗天朝兵力今日通市一事如不獲已
則宜且陳可虞之情形奏聞天朝似為得宜備局回
啓請權宜處置姑緩凶鋒事明白咨奏聽其裁處上

從之宣

甲辰三十七年六月更定功臣名號

賓廳元勳及大臣啓曰辛丑勳時扈從及征倭兩
功臣分而為二壬寅秋始有合錄之意既稟旨改定
今者言官又請分錄其中削去者二十七人追錄鄭
運等亦當並削然則征倭武將所存者只李舜臣權
慄元高茂伯四人而已如權應銖之於永川有收復
之功李億祺之於舟師趙徹之於韋州有勝捷之功
金時敏李光岳之於晉州李廷菴之於延安皆有全
城之功而俱被削去他日武將之解體不可不慮壬

辰亂初申点在玉河館聞倭變號哭請兵其後大兵
之出來者皆点之力獨不得忝此數人等宜并仍存
且兩功臣當初其數甚多故定為四等今既分號請
以三等勘定兵糧奏請使臣亦移錄於征倭之勲上
從之其後改扈從號為扈大封功臣以自京城至義
州終始隨駕者為扈聖功臣以征倭諸將及兵糧奏
使臣為宣武功臣以討平李夢鶴為靖難功臣皆分
三等錫號有差宣已或是上註所謂扈征倭名號改
定於是年故云耳

七月配享楊鎬于宣武祠

上下教于備邊司曰昔在己酉南原既被賊兵長驅
人民奔竄都下驚潰楊經理自平壤兼程疾馳直入
京城拍揮諸將分道擊賊賊遂敗逃恢復疆土此其
基也且冰蘖清操一芥不取號令嚴明人莫敢犯不
幸功未就而為姦臣所構陷古本立祠必有配享予
欲以楊經理配于宣武祠可博采公議以啓大臣以
下皆以為然意配享而今冬至使求得其画像而
來宣

十月上尊號

群臣請上尊號上答曰省覽啓辭涕淚先零安有此

辰亂初申点在玉河館聞倭變號哭請兵其後大兵
之出來者皆点之力獨不得忝此數人等宜并仍存
且兩功臣當初其數甚多故定為四等今既分號請
以三等勘定兵糧奏請使臣亦移錄於征倭之勲上
從之其後改扈從號為扈大封功臣以自京城至義
州終始隨駕者為扈聖功臣以征倭諸將及兵糧奏
使臣為宣武功臣以討平李夢鶴為靖難功臣皆分
三等錫號有差宣已或是上註所謂扈征倭名號改

定於是年
故云耳

七月配享楊鎬于宣武祠

上下教于備邊司曰昔在己酉南原既被賊兵長驅
人民奔竄都下驚潰楊經理自平壤兼程疾馳直入
京城拍揮諸將分道擊賊賊遂敗逃恢復疆土此其
基也且冰蘖清操一芥不取號令嚴明人莫敢犯不
幸功未就而為姦臣所構陷古本立祠必有配享予
欲以楊經理配于宣武祠可博采公議以啓大臣以
下皆以為可遂此享而今冬至使求得其畫像而
來宣

十月上尊號

群臣請上尊號上答曰省覽啓辭涕淚先零安有此

理予惟當以罪人自處當賊鋒北上之初力不能敵
徒為出奔之計欲歸死於父母之側矣邦國之再造
無非皇上之恩將士之功願無為如此之言自是朝
廷宗室三司政院藝文館日三陳請逾月上許之上
尊號曰至誠大義格天熙運宣王妃曰昭聖追上懿
仁王后曰徽烈列

改量田歷

昧考

遣李廷龜等奏請冊封世子不許

昧考

遣廷龜等請曰儲嗣已定冊命久稽亟加恩典以鎮
人心禮部題奉聖旨行與國王再加釋息務為長久

之計攷

遣僧人松雲于日本刷還人口昧考

橘智正等留駐海上連續出來形情叵測遣僧人松
雲于日本爪捺賊情刷還本國被虜人口一千三百
餘名致家康意曰我於壬辰在關東不曾干兵事朝
鮮與我實無離請與通和云具由咨報撫鎮等衙門
明年撫院題曰倭奴窺伺朝鮮包藏禍心頃自捨歸
之後尚蓄狡謀屢肆要挾寔屬叵測相應委官偵捺
以便調度差原任遊擊董正誼前所朝鮮偵捺倭情
不時揭報攷

乙巳三十八年正月設撰集廳

命大提學柳根與海平府院君尹根壽延興府院君
李好閔弘文館提學吳億齡藝文館申欽京畿監司
李廷龜吏曹叅判韓浚謙上護軍洪慶臣鄭協等抄
選東人製作詩賦以進上教曰前朝之文則自有東
文選可抄此外問巷膾炙篇翰則人無不知且須收
聚私稿可以就此役矣宣

三月忽刺温八寇殺潼關僉使北虞候成祐吉追擊
破之

忽刺温野人入寇陷潼關堡教僉使全伯玉而去北

虞候成祐吉率防軍數千夜渡江直擣虜屯乘其未
備而擊破之虜眾遂散收被虜男婦而還宣

三月僧惟政還自日本刷還我國男婦三千餘口

甲辰春倭人橘智正來求通信朝廷僧往仍探賊情

至是始還刷還男婦三千餘口宣
○按甲辰橘智正
之來遣松雲于日

本已見于上則今此惟政與松雲同
去者耶兩言出於各書無由考究耳

修貢案攷 月未考

大水 月未考

慶尚江原忠清京畿大水上流州郡客舍多漂没人
畜死者千數大水入海萬計攷

對馬島又遣橘智正求和

攷

未考

丙午三十九年四月琉球國移咨來

琉球國中山王世子尚寧移咨以聞為申酬厚儀事
其咨曰闕酋肆逆神人共憤天止驕虜海宇騰歡矧
今天朝神武大振貴國威靈更張則餘孽既行勦滅
允爾醜虜莫不喪魄落膽日後豈復有如匪茹之闕
酋間或逆萌敵國職在藩封誼屬友邦自將敵念共
分遙偵豫探馳奏天朝轉左右以聞幸無遠慮仍餼
綿綃二十端黃石綃十端花文綃十端土扇二百把
癸卯年冬至使宋駿自北京賚來至是付送回咨及

回禮物件於冬至使李尚信之行

宣

於四月而咨文

之來既在癸卯則非是年事而回咨付于冬至使何故
冬至使似不當於四月發去然則此四月未至何故
當考亦記此于丙午年

九月下教數臨海君罪

時王子臨海君肆橫恣特甚上下教歷舉肆狂恃之
行仍令有司並還所奪奴州於其主所蓄官妓於本
州官奴之依憑作挈者亦令法府治之為諸王子戒
宣

撫院差劉興漢偵探倭情

撫院差原任遊擊劉興漢到本國邊上偵探倭情無

論緩急不時飛報是年皇太孫誕生頒詔使朱之蕃
出來時降勅曰往以倭情叵測朕令遼東撫鎮差標
下負役到爾國哨探經今三載督撫彌通來海上並
無動靜遣官徒滋煩擾今爾國自行探報以省供應
之需茲特降勅宣諭王宜及時淬礪乃心嚴督著實
修舉仍遠偵密探不論有無警息每兩月一報鎮江
遊擊衙門轉報如有重大形情不時馬上馳聞云云
致

兵部移咨收買焰硝事

未考

李尚信之回兵部移咨節該本部題奉聖旨以後該

國進賀陪臣到京許令自備價直每歲一次收買焰
硝三千斤仍照舊給車兩沿途遞送以備該國軍前
之用遣韓述奉表謝恩致

日本遣使求和遣呂祐吉等報之歷

未考

日本國源家康修書通好遣呂祐吉蔓暹等回答而
仍探事機即奏聞明年祐吉回刷還被虜人千餘名
探得家康自主國政盡反秀吉所為傳位其子秀忠
等情奏聞致

丁未四十年建州胡酋奴兒哈大破忽刺温

未考

昨年奴忽二酋形情叵測咨請劉遊擊

按似是撫院
所守劉興漢

差人宣諭於忽刺温又移咨撫院總鎮宣諭於奴酋
傳曉忽酋毋再動兵擾害朝鮮又於閔夢龍之往又
將北虜構釁懇乞勅諭等情具由奏聞至正達州奴
酋胡兒哈赤驅動六將軍六鎮近境藩胡搬移軍勢
日熾穿過本國鍾城鎮陣於烏碣巖下與忽刺温大
軍相遇大破之又從源鎮東門取路回軍具由咨
報撫院等衙門以憑轉奏戊申柳澗之往又將奴酋
形情奏聞聖旨著遼東撫鎮官選差的當負役宣諭
奴酋各守邊疆毋相侵擾

戊申四十一年二月上昇遐世子即位

即位處所
無見處

上自禍亂以來憂勞成疾自丁未春彌留證益危苦
至是月初一日薨于貞陵洞行宮之正寢在位四十
一年春秋五十七臨終手書遺教執世子而授之謚
曰顯文毅武聖睿達孝大王廟號宣宗皇朝賜謚曰
昭敬以承襲不許之故至明年熊化之來始賜謚而
吏部官謂本國告訃使曰此義謚王之德有以得之
也上聰明剛毅恭儉慈仁誠孝出天英智過人崇儒
重道好學嗜義事大至誠迎詔拜表之儀正望闕
之禮率皆虔誠雖顛沛流離疾病困惱之際未嘗或
度而少懈每封進方物必盥濯齋戒手自點視或因

物力未敷有未盡情則比使臣之回一刻不能忘宮
中得一瓊珠則必置之案上西望拜祝曰欲獻吾皇
何可得也對群臣語一則曰皇恩罔極二則曰皇恩
罔極注簡素聲色遊畋之娛逸豫侈靡之樂一不掛
于心食不重味衣常澣濯雖妃嬪亦不敢服侈靡以
見節用惜費務本重農粒食不令遺地曰此皆農夫
粒粒辛苦之物安坐而食亦已足矣况敢暴殄乎爰
惜民意亦嘗妄教一人雖昆虫微物亦戒其教傷每
當決獄必矜惻以求生道謹守成憲苟非大謬則不
喜紛更敦尚儒術孜孜不倦講論經傳所論高出於

儒箋註之外以至諸子百家醫藥雜流之書無不具
穿融洽擯異端詭誕之論於書能十行具下一覽皆
記發號施教細細成文初不經意輒成典訓雖一日
萬幾庶事叢冗裁決無留刃迎縷解刑獄法律之煩
錢穀文簿之瑣一言判剖不爽毫忽群下震懾上抱
大有為之志高視千古銳意至治期欲挽回世道以
臻隆古之盛不幸遇亂齏志莫伸由是慷慨終身仁
子卽位列

六月葬宣宗大王

以是月十二日葬于楊州健元陵西阜陵曰穆陵列

後仁祖八年移窆與王妃同陵

遣李好閔奏請承襲帝意查勘臣民推戴狀

未考

遣李好閔告訃仍請謚且具王大妃奏本請承襲好閔至京師差通事賁還禮部咨曰臣民咸以推戴事右彼國難以遙斷似當行戲以求確據合候勅下臣部移咨該國會集通國臣民公議商確明白具奏一面移文遼東換鎮官即差的當負役前往該國詳查臣民推戴實跡具本奏聞然後會議定集等因奉聖旨是爾部便遵前旨移文該國從公查明奏請定集遼東換鎮官仍差的當負役往該國查勘奏來

儀以禮科都給事中胡忻等一本為着訂章奏屬國封事件違乞勅查議以重典禮事奏奉聖旨這本的是立國以長乃萬古綱常該國素稱禮義之邦豈可擅行廢立自階亂已著移文該國耆老大臣會同軍民人等秉公詳議萬口一辭神人相合然後奏請定集毋得少有扶同致貽後悔禮部知道王大妃金氏據文武耆老宗室及散班儒生軍民等聯名狀啓具奏文一本專差李必榮兼程馳赴奏聞又遣左議政李德殷戶曹判書黃慎等賚領王大妃金氏奏文一本請察先令陳奏事意亟降明旨冊封嗣子承襲

國王妻柳氏為王妃
撫院自在州知州萬寧
都司嚴一魁該國查勘一國臣民推戴寧

宗廟重修告成

未考

丹柳氏為妃

未考

判丑白新之女

